



● chao foon monthly

● 一九七二年十月號

5201
3600

蕉風月刊 ● 236



蕉風月刊 一九七二年十月號 236 期
CHAO FOON MONTHLY, OCTOBER, 1972.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5684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二六期

目錄

封面設計 ○ 編輯室

文藝評介

黎明 05 賴瑞和譯
釋藍波的黎明 06 賴瑞和
情意動矣 08 完顏藉

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

左傾的文人 11 黃潤岳
晚飯 16 許傑
關於手掌集 22 公羽介

創作

江湖 25 溫瑞安
挑燈錄 29 謝清
夢之二 32 梅淑貞

專欄

菩薩與上帝 34 黃潤岳
容忍異己 38 劉放

電影

淺談白景瑞及其作品 41 陽文
赫塞的尋道者之歌 45 淡米

留學生作品

訪問黑澤明 48 漢斯

關於留學生作品 55 編輯室

風中口占 56 李蒼

破碎的藍玻璃 58 賴敬文

蚱蜢舟 61 柯彬

尺蛾、芋麻蝶及其他 66 柯彬

幻 75 朱牛人

風訊 91 編輯室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Arthur Rimbaud 作

賴瑞和譯

黎明

我已擁抱夏日黎明

宮殿前尙無擾動之物。死水靜寂。暗影猶在林中路上紮營。我走著，驚起暖生的氣流。晶體的玉石張望著，翅膀無聲地飛起。

在充滿著冷，充滿著黯淡的光的路上，最先遇到的是一朵向我吐露名字的花。

我嘲笑散髮衝下松樹林間的瀑布：在它銀色的頂上我發現那女神。

然後我一一撕去她的面紗。在路上狂揮雙手。到了平原處我向雄雞告發她。她在城中的鐘樓和圓塔間飛著，而我則宛若乞丐般在大理石的碼頭上追逐她。

及至山峯路盡處，月桂林畔，我以撕下的面紗將她包圍起來，並輕輕撫摸她廣潤的軀體。黎明和孩子蒂落在樹林底下。

醒時已是正午。

（「彩圖」，一八八六）

Henri Peyre 作

賴瑞和譯

釋藍波的「黎明」

「彩圖」(Illuminations)是藍波在十八歲到廿二歲之間寫的一組散文詩(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六年間)。在他離開歐洲及放棄寫作的那一年，藍波拋棄了這卷詩。手抄稿後來落入魏爾倫(Verlaine)手中，並為魏爾倫的一個朋友發表在「潮流」(La Vogue)雜誌上。這卷詩於一八八六年印成一本小書。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可能不是這卷詩的全部——有些手抄稿一定已經散佚了。魏爾倫說這卷詩的標題意即「彩板」(Colored Plates)。是的，這卷詩確是由一個個輪廓鮮明，色彩豐盈的意象組成的千變萬化的晶體。但這些意象也是一個個幻覺或幻象——含有某種神秘可怖的東西，或如一盞盞燈，照亮一個孩童潛意識裏不為人所見的心景。

在「黎明」一詩中，年青的藍波再一次捕捉酣睡後的自然底明麗純潔。詩人充滿著活力，充滿著對自然的神性衝動；他不但要沉思自然，而且還要擁抱和擁有自然：自然被他人性化作一個婦人及一個女神——而他忘形痛苦的要撕去這女神的面紗。詩的語調是莊嚴天啓式的語調，好像那少年要傳述一則重大的秘密，但又猶疑著，和情感掙扎，最後驚訝於自己的狂妄。詩的句子都很短，結構乾淨俐落，沒有連接詞或其他連接媒介。「黎明」具有夢的意象般的清晰；詩的律動也像是夢的快速而玄奇的節奏——它把詩人(黎明的追逐者)帶到路

邊林中，置身於石子、驚起的睡鳥、花、碼頭及城中高聳的建築物之間。

像「彩圖」集子裏的許多作品，「黎明」是一首講究律動的詩。藍波稍早的一首怪異的詩——全詩只有五行，在法文詩裏是破天荒的——就叫做「動作」(Mouvement)，寫一個男孩同和諧自然裏一個年青生物的狂喜而痛苦的結合。在藍波的作品裏，景物的描寫是有深意的：景物裏的事物先被分解得支離破碎，然後才由詩人的想像重新組合起來。

「黎明」的第一行是男孩驕傲而天真的宣言：他征服了看來是不可能的事——他把黎明擁抱在懷中。開始時，沒有甚麼擾動：碼頭邊的平房看起來像宮殿一樣；祇有晨霧從林中孃孃升起；石子因露水閃耀，像鑽石一般；驚起的鳥，鼓動翅膀飛走了。

自然向年青的詩人宣示它的秘密，因為詩人懂得自然的律動。一朵花向他吐露它的名字。瀑布在他看來，是神話的創造者，是一個散髮狂笑的女神——早期的希臘詩人也可能有這種想像。

這首詩的下半部在宣示一個神聖、神秘的結合時，有了更莊嚴的語調。詩人追逐著黎明女神，向雄雞告發她，而雄雞即將預告她的降臨。詩人並將她從城中趕到一個山坡上，月桂林中。(這使我們想起希臘神話中阿波羅和戴芬娜的故事：戴芬娜為了引誘阿波羅而化為一株月桂樹)。最後，在那裏詩人和女神陷入一種幾乎是性結合的擁抱中。

但這些都祇是一個夢，一個孩童想像力的產物——藍波有不少狂想。他要混亂他的五官感覺，或替無生物起個名字，來改變這個世界的面貌。詩的最後一行含有幻象破滅的悲調。

※本文譯自 The Poem Itself, ed. Stanley Burnshaw(Cleveland: Meridian Books, 1962), pp. 32-3. 原作者亨利·貝是美國有名的比較文學學者(Comparatist)。和 Renato Poggioli, Rene Wellek, Harry Levin, Erich Heller 等人並駕齊驅。他也是耶魯大學羅曼語系的系主任。出身於廣博精深的歐洲傳統和文學訓練，他的著作頗多，主要的是：「現代法國小說」(The Contemporary French Novel)，「法國古典主義」(Le Classicisme francais)，「作家和批評家」(Writers and their Critics)，「文學朝代」(Les Generations litteraires) 等等。

情意動矣(二)

——說書

妻子與人通姦，羅卜找希禮爾談商的難題。

「你何不把他攆出去？」希禮爾。

「他是個摔角師。」羅卜。

某天，羅卜偕布麗姬蒂到酒店，遇見這個彪形大漢，金髮、講德國腔英語。布麗姬蒂在異國聽到鄉音，馬上跟他德語對白、交談起來。他應合約，正在倫敦摔角，人很寂寞。

「異鄉人總是如此。」希禮爾。

「他人長得又粗、又大、又醜怪、頭腦簡單、一臉傻笑、一張大油臉。」羅卜。

他們邀他回家共進晚餐。布麗姬蒂遂跟他搞上。

羅卜捉姦於當場。摔角師歉然離去。初，布麗姬蒂似有悔意，但這悔意命短，不久她和摔角師又接上。摔角師的歉疚已收，臉上反堆着傻笑。他花名胡齊爾，布麗姬蒂以威利稱呼他。

「我倒可藉公務爲名，以開謀入他們的罪，收拾他們。」希禮爾。「我還可以替你監視

他們，如果你需要一些方便離婚的實據。」

「離婚，不行，我愛她。揍他一頓，教訓他。他會柔道，打落那豬羅一兩個門牙。」

「當着布麗姬蒂的面？」

「趁他獨自一人時下手，夜裡。」

希禮爾當年在情報局仍是新手，試用期未過。布麗姬蒂與胡齊爾正是初展身手的現成目標：德國特務嫌疑。他開始在羅卜寓所前監視。第一天，無所獲。第二天，無所獲。第三天，又粗又大又醜怪又自信的胡齊爾果然來了。他敲門，抬頭望天，吹口哨，蠻有受歡迎的把握。

門開了，布麗姬蒂未露臉。胡齊爾已閃身而入。

希禮爾從容行事，他散步了一段路，剛抽完一根巴西雪茄。他敲門，敲，二敲，三敲。

樓梯有足聲，赤足。

「甚麼人？」

不錯，是布麗姬蒂的聲音。

「小姐，一個郵寄包裹。」

她小心翼翼開了一點點門。

希禮爾趁隙而入，跟一對條頓民族大奶頭撞個滿懷，他衝上樓，她緊隨其後，猶未看清來者何人。

胡齊爾的聲音與煙味使希禮爾馬上知道臥室在那裡。身着浴衣的布麗姬蒂這時才認清不速之客原來是丈夫的好友。

希禮爾向床上那畜生一望。那豬羅一絲不掛。這與特務活動無關，這點是可以肯定的。

「豬羅，滾，滾，趁老子沒動拳腳、你未穿好衣服之前。」

來人不是丈夫，胡齊爾對這一點是肯定了的。他在床上直立起來，越發見其大，張開如猩猩般的變掌，虎視對方。隨後竟把大床當起摔角擂台，以手指向對方挑畔。

我們大概得交手了，在觀眾的叫好與倒采聲中——希禮爾心裡想，但摔角我不在行……說時遲，那時快，那豬羅自床上一躍而下（桌上群瓶震動），咬牙徐徐前進。他不提防

對方一衝，以頭撞其腹部，他朝後一倒，坐在地板上，想掙扎起身。對方和身向前，騎在他的背上，左掌刃對準咽喉，一劈，再劈，三劈。

布麗姬帶呆在一旁，無援手意。

掌劈之後，希禮爾用牙齒咬胡齊爾的豬耳朵。豬獾連叫帶咒。希禮爾一個起身，離開大床。胡齊爾帶痛起身，準備向對方猛撲。對方從身旁桌子上抹起一把利剪，喊道，滾不滾？滾不滾？滾！

我走就是，不過，我要回我的錢——胡齊爾說。

原來布麗姬帶並非通姦，她在賣淫。她從浴衣袋裡，抽了幾張鈔票，丟還主顧。

這便是希禮爾收拾胡齊爾經過。胡齊爾去得匆忙，連鞋帶都沒綁好。希禮爾看他下樓，近門檻時，踢他一脚，警告：「以後不許再進此門一步。」

布麗姬帶沒說再見。

豬獾走後，希禮爾返身上樓，只見布麗姬帶身在床上，作婊子狀。（未完）

黃潤岳

左傾的文人 ——懷念許傑大襟兄——

進入小學三年級之後，我便是童子軍。當時的童軍團長是江以南先生，也是美術教師。在我們做學生的時候，技能科教師，我們都不大在乎。但是，對於這位江以南先生，我們不僅敬服，簡直是崇拜。

他教我們用鋼筆繪畫和作圖案，他那些示範圖，現在我閉上眼睛，仍能回想得到。

在我讀四年級時的某一天，江先生突然走了。級任老師也不會向我們交代一聲，大家都感到奇怪。後來，有同學私下偷偷的說：江先生左傾。

不久就換來一位老師，他教我們畫水彩，還教我們做手工。第一件手工便是可以折合的寫生三腳椅。於是，我們便把江以南先生忘了。既然左傾是那麼嚴重和神秘，也就不敢多問了。

我讀高中的時候，結識了一位同班同學劉烈武。我常常到他家去玩。他的家人每個都和我合得來；他的姐姐更是把我當作她的親弟弟一般。

有一次，不知如何談到左右的問題。我便說：「劉姐姐，講老實話，我不知道甚麼是左」？她的答覆有點令我受屈：

「黃弟弟，不要客氣！」

那時正是中日戰爭的初期，她帶着一位五六歲大的女兒回娘家逃難，她的丈夫，我也跟着叫實味哥，在河南開封女中教書。

我就讀的那間中學是注重數理的。我們每日只知道做數學練習，對於政治方面的事，從來沒有聽過。劉姐姐既然沒有給我解答，因為她不相信我連這左與右是甚麼也不懂；我只得去查資料。所謂左，原來是指議會中的急進派。右邊多是執政黨保守派的席位，左邊才是反對黨的。左傾便是反政府的，難怪江以南先生突然要離開。可能是逃了，也可能是被抓了。劉姐姐不相信我不懂得甚麼是左，她固然感到奇怪；我更感到奇怪。後來我才知道她的丈夫也是左的。

我到重慶去進大學之後，便與劉家失去了聯絡。而我到重慶不久，就聽說有「野百合花事件」。甚麼是野百合花事件，我也茫然。不怕你笑話，我以為是和「野玫瑰」相似的，甚麼文藝創作之類。到了鬧成一個事件，這「野百合花」一定是左的。

我既然從小就對左發生了一種神秘性的恐懼，我不願多問甚麼是野百合花事件。後來，我又聽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事件」。這王實味難道就是劉姐姐的丈夫？那個又高又大的北方漢，我在長沙見過的？

從某一篇文章的引述中，我才知道，野百合花是王實味寫的一篇短文，記述他聽到兩位女同志的對白，發表在延安的一份壁報中。

可能在對白中，表露有不滿的情緒；因而遭到抨擊，或者說是清算。

當時我的直覺的反應是小題大做：一篇壁報文章也會如此大驚小怪。反過來說：這也構成一個「事件」！

於是，我才恍然大悟，為甚麼劉姐姐不相信我不懂甚麼是左！為甚麼實味哥到長沙並沒有帶劉姐姐和女兒一齊北上。

想不到在重慶的一個音樂演奏會中，我竟會見了劉烈武。不奇怪麼？我第一句就是問他

：實味哥是不是就是寫野百合花的？他淡淡的只答一個是字。我們便沉醉在我們的久別重逢中了。

在小學時，我有一位江以南先生；在中學時認識這位實味哥；在大學中又有一位吳泰選。他是我中學時的老大哥，有一天，他忽然關起來了。我去拜訪他，他只笑笑。後來有人告訴我：他左傾。

左的人，不能教書；左的人，要拋棄妻女之後，一篇短文還構成事件；左的人，要被關起來。

可是，他們是我的老師，我的朋友，我的同學，我一點也不覺得他們和我有不同的地方。他們三位的事如何，沒有分曉。

我結婚之後，搬到南京，才知道我還有一位左傾的大襟兄許傑，在上海當教授。我的一些內兄內姊們常去上海，我的太太也去過一次。大家都住在許傑兄家。我們都叫他子三哥，叫大姐叫珍哥，而不是叫珍姐。

不知在那一個時候，那一位親戚告訴我：子三哥是有點左的。這時他身兼復旦大學和同濟大學的教授，不時有講演，不時有文章發表。

在南京，我是靠在報紙副刊寫點小說賺外快的。有人要我送一些文章與子三哥，請他介紹到上海的報章去發表。我便選了幾篇我認為精彩的，設法送去。很久都沒有消息，後來傳來的口訊是：要我多寫一點現實的東西。

其實我寫小說，都是取材於一些聽來的故事，大多是現實的。子三哥既然認為不夠現實，我也不懂甚麼才是真正的現實的東西。反正寫稿是爲了領稿費做零用，有報紙登我的文章就好了。

我與子三哥會面，是一九四八年九月間。因為我要南下馬來亞，在上海登輪；便在他家住了幾天。他家一直是在上海馬當路的一條弄堂屋的二樓。我從沒有想到我會要寫文章來懷念他，我忘記了他家中的情形；只記得屋子相當陰暗。好像就在靠窗的一角，擺上一張書桌，那就是他讀書寫作的地方。那座檯燈有一個綠色的玻璃燈罩，給我印象甚深。

儘管子三哥兼任兩間大學，教授的收入非常少，連糊口都困難。大女兒可可，一直住在

外婆家，勤勉能幹，這時才和十舅回到上海。二女麗麗，長得清秀聰明，逗人喜愛。三女玄玄，那時大概不到三歲，很會畫畫，不似幼童手筆。一家五口，生活清苦。而我們這些親戚，到上海玩也好，路過也好，都住他家。連我們送多一點禮物都不要收。我私下在想：每日的米和菜，恐怕都費珍哥週章。因為我自己也是白領階級，遭遇過同樣的困難。

子三哥終年穿長袍，頭髮已經花白，圓圓的臉，倒不顯得清瘦。白天去大學上課，往返相當辛苦，除了趕巴士，兩頭都得步行。

回家之後，和我談幾句應酬話。一派長者之風，好像是我的父執輩，我非常尊敬他。因為我要來吉隆坡，他曾在吉隆坡教過書，便告訴我許多有關南洋的事。

轉眼又是廿多年了。開始，他的女兒們還寫過一兩封信來。玄玄的畫，大有進步。聽說子三哥做過青島大學的校長。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之後，又回到了上海。珍哥原本就身體不好，後來患肺病死了。於是子三哥一個人孤零零的住在上海。有一個時候，零星得到一點信息：他年事已高，別無他志，決定在上海終老。

我和他誼屬連襟，情同手足。相處雖然很短，我這份尊敬他的感情，倒仍存在。最近我細閱許傑短篇小說集，使我更加懷念他。到底是他左呢？還是不够左呢？我實在有些惶惑。

他的小說，的確寫得好，有新小說的形式，卻有舊小說的風格。取材的範圍，非常廣泛，又都是我們所熟悉的。如兵災，飢荒，富豪，貧農，封建，舊禮教，新潮流……都分別容納在那些短篇小說中。

他的三冊短篇小說，每篇都有一定的風格，正式式是短篇小說（不一定是篇幅短），每一篇都是適可而止，沒有作結論，也沒有強烈的表示作者的高見來。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在他的小說中提出的一些主題，在今日的某些文章中偶爾仍可見到。他的小說集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由上海商務書館新版發行的，至今已廿五年了。在這一段漫長的時期中，有驚天動地的改變。他經歷了，我也經歷了一半。想不到老調還是有人在彈；反過來，不談那些老調，反變成了落伍，不能隨着時代前進，或者是脫離群眾之類。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他在南洋時，寫了一篇「錫礦場」。其中一段是：

「但一轉瞬，全場的電燈都完全黑暗了。於是大風帶着狂雨，一陣陣的打擊到工友們的身上，他們在黑暗中不由得振起精神來，他們是手挽手的聯結着了。他們要在這種情形之下，打出了黑暗和暴力的壓迫。」

最後一段是：

「於是這泥水填滿了整個礦場，正如經過了變革以後的社會，沒有任何階級存在的那麼水平；於是那工友們的歡呼的聲音，已經透過了椰林，透過芭蕉林，而一直搖動了那資本家的住屋的別墅，以及資本主義的建築。」

誰不想縱聲歡呼？誰不期望水平？是不是正如你在「剿匪」中所說的：「使人看了。除了憐憫與同情之外，再沒有別的甚麼了。但人民的心目中雖然這樣想，人民的口頭卻不能這麼說的。」我忍不住要再抄幾段：

「警察來，還打他不過嗎？——有多少警察呀，只要大家都齊心，這許多人，把警察捉來當點心，恐怕還不够呢？」

「群眾的力量這樣時髦的名詞，在他們是不大曉得的；可是，只要大家齊心起來，便是官府，也不值得一怕的事，這在他們的耳朵當中，都會聽得進去的。」

「他們是想不到社會變革這些事情的。他們也想着社會要變，社會應當變，但他們却不曉得怎樣去變。在無可如何的時候，他們那神秘主義的思想可又出來了。他們要作法，他們要搶。呵！」

（以上均錄自「公路上的神旗」）

寫到這裡，我停下筆來，閉上眼，立刻想到那位坐在屋角的桌邊、綠色玻璃罩下的教授兼作家，頭髮是否更花白？面容是否仍不顯得清瘦？寫出了壯年的心志和情懷，數着老來有限的歲月，誰曉得怎麼去變？誰曉得變成怎樣？沒有變又不會變的，還是我們襟兄弟的情誼；我也老、你更老了的懷念。其他的，就只好「呵！」了。

晚飯

當着一個秋末冬初的季節，接連的落了幾天的冷雨，禁在宿舍呆坐，實在有一點悶人。何況又是禮拜六的下午，又沒有功課，又不高興出去，又懶得和同學們談天，日子真過得有些無聊。抽香烟，嗑瓜子，也不能解救得了這種寂寞的空虛。這樣無聊的日子，自然只有希望快點過去，總算又是過了一天。到了三四點鐘的時候，看看天氣這樣的陰沉，冷雨還不斷的在落着，各人的肚子裡，都在期待吃飯了。

「勤務，勤務！」實行了軍事化以後的大學生，把茶房叫作勤務，自己也就裝出軍官的神氣，在叫茶房了。

一個勤務，經過了一號二號的門口，走進第三號宿舍。

「張先生，做甚麼！」

「你到廚房去看看，看開飯了沒有，你催廚房快一點開飯。」

「還早啦，現在只有三點半鐘呢！」

「你太好了，多甚麼嘴！」大學生的張先生，放出上級軍官，對勤務兵說話的態度來了。

勤務走了以後，隔壁二號的老李，走了過來。

「無聊得很，這樣的雨天。」

「無聊得很，連口水都有些清淡起來的樣子，只想吃飯。」老張回答。

「無聊得要吃飯！」和老張同房間的王子谷諷刺的插入。

勤務回來了。他說：「已經催過廚房了，廚房還正在洗米呢！」老張「唔！」了一聲，勤務又出去了。

「大學生們，可無聊得要吃飯；但一般的災民與叫化子們，却饑餓得要吃飯呢！」王子谷接着又冷冷的說。

「謝謝罷，你的社會主義又來了。」老張卑夷的回答。

「這不是我的社會主義，老張！這是事實。你只要想一想前年的大水災，去年的水災和旱災，今年的大旱災。你看一看街上的災民和叫化子的情形，你再去聽一聽那些全家自殺，全家餓死，以及吃草根樹皮的消息，你就會曉得，這不是我的社會主義。」王子谷便喜歡這麼一大套。

這些情形，身為大學生的張永貴，又何嘗不知道呢？如果不相信的話，他的抽屜裡，現放着他父親幾次的來信，說是今年如何的收不到半粒麥租，鄉村農民的如何可憐窮困，以及要他在學校裡如何的節省儉用等等說話，總是說得一大篇的。可是，張永貴的父親，畢竟還是不斷的寄了錢來，而張永貴自己，也永不會經歷到一些真正的困苦的境況，所以，他對於下層社會的生活，始終是不大關切的。再加上他本來有些普通的大學生的脾氣，喜歡立異自高，自己偏不肯在別人面前認輸。因此，他對於王子谷所說的這一大套，便表示着一幅不服氣的臉色。

「是的，老王，這些，我也曉得。可是，老王，我得問你，你這個社會主義者，你爲甚麼也躲在最高學府裡，過着大學生的生活哩！」

王子谷曉得他是強辯，可是他卻沒有話說。只是用鼻孔嗤的笑了一聲。

這一聲笑，老張可感覺得有些難受。他覺得心中有些悶氣，要值得在老王前面發洩發洩

的樣子。

但是，正在這時候，二號裡的老羅，又走了過來。他說，他們已經買了一瓶白干，一包花生米，要請他們過去，吃他一點。

老李，老張，老羅，一同走了過去。

二

雨是老在落着的，真落得有些悶人，好像永沒有停止的意思似的。

二號宿舍裡，白干的氣味，還在洋溢着。可是，吃飯的號聲，已經起來了。

真的有些奇怪，無聊的時候，覺得時間真有些過得太慢，使人等得有點心焦；可是，當着有酒喝，有天談的時候，而兩三點鐘的時間，又似乎過得太快似的。

並且，在無聊的時候，老張的口裡的確是無聊得出清水的；可是，當吃了白干與花生米之後，他的口的感覺，卻感覺到有些熱躁與疲倦，反是需要一些清水了。

不過，老張雖然和老李、老羅他們，喝了一些白干，但心裡還是感覺不很舒服，他好像有些醉，但卻不醉；但又想裝一裝醉。人生算甚麼呢，得快樂時且快樂，得糊塗時且糊塗；老張是有那麼的一套的。

「啊，吃醉了喲！」老張站了起來。

「沒有吧，差得遠呢。」

「不，的確吃醉了，吃醉了真痛快！唔，身子飄飄然的。」

「老張，你的理想中的密絲呢？你的浪漫司呢，你倒說一說看，看你是真的醉，還是假的醉？」

老李是稍微曉得一些老張的婚姻問題的，所以他便在這方面提了一提。
可是，這一提，的確使得老張不高興。

「浪漫司，浪漫司，呵！我的妹妹！」老張的假裝着醉的心裡，想起小學時代的女同學來，真的幕上了一片不快的陰影。因此，他又裝着醉了的樣子，呵呵的狂叫了起來。

「喂，喂，我們且去吃飯罷！回頭再說你的妹妹！」老羅催着老張，說是先去吃了晚飯

再說。

「不，我先告訴你們，關於我的妹妹的事吧！」他沒有醉的心裡，故意要裝作醉的神氣。可是，他自己的人生故事的一幕，便頓然在自己的眼前，顯現了出來。

「呵，呵！我的妹妹，我的妹妹，你爲甚麼——」

老張裝着醉的樣子，高叫了起來。他想發一發牢騷。可是，他沒有醉而裝着醉的頭腦，卻明確的告訴他，這是有些近於王子谷所主張的社會主義的，於是便縮了回來，改了一句話。

「我的妹妹，你爲甚麼離開了我呢？你爲甚麼丟了我呢？呵，呵！」

「吃飯去吧，吃飯去吧！」老李與老羅，每人拖着老張的一隻手，把老張拖到飯廳裡。

三

這大學，是個窮大學，因此，這大學的飯廳，也有些破敗相。

當老張被老李與老羅拖入飯廳的時候，老張一眼看見的，便是對面一排的五個鐵柵窗子上，擠滿了蓬首垢面的人頭。

近年來，因爲旱災連着水災，鄉村的農民，簡直沒有方法，再在鄉村裡生活；他們不得不丟了田園，丟了自己的家鄉，帶着一大群的老幼妻兒，向着都會裡求生。可是，這小小的省會的市區，又因爲整頓市容，以壯國際觀瞻的關係，很嚴厲的禁止着這一批災民往城裡跑。因此，他們便不得不成群的流散在東門外這一帶的馬路上了。

這時老張裝着醉意，踉蹌的踏進了飯廳，看見窗外擠滿了人頭，便以爲自己已經到牢獄的前面，而自己與牢獄的世界，也僅只隔着這幾根鐵柵似的。

窗外還在落着淒涼的雨。這雨，就淒涼的毫不容情的永久在這一批囚徒們的頭上灑。窗內是一片的人聲，碗筷聲，以及在嚴重的溫氣壓迫下的一些熱燙燙的蒸汽的氤氳。這裡，這隔着幾根鐵柵的地方，的確是兩個世界。

「那是地獄，還是囚牢呢？」老張心裡想着，溫情的人道主義，好像在他心中自然的滋

長起來的樣子。可是，轉念一想，這有些近於王子谷的思想，立刻又把他壓了下去。

老張在這邊靠低窗的一個位置上坐下，面對前面的鐵窗與人頭。拿起筷子，聞着一股在輪船統艙中時常聞到的洋米飯的氣息，鼻孔裡的嗅覺，感到了十二分的和不諧的情調。這裡，原來是一個產米的區域，如今，卻連這普通的用米，也不得不仰着進口的洋米。他聞了一聞這洋米的氣息之後，剛才吃在肚子裡的白干與花生米的力量，忽然拾起頭來。他覺得肚子還飽，不想飯吃，把碗捧了起來，又給他放下了。

「老爺，先生，餓煞了，把一口飯吃吃！」窗外的叫化子，在嘈雜的叫着。

老張好像感得了一種壓迫似的。忽然在桌子一拍，大吼起廚房來。

「廚房！廚房！」老張眼睛光光的在尋找着廚房。

「甚麼事，張先生！」一個廚房匆匆的跑來，站在老張的前面。

「這是甚麼米，臭的！你叫老板來。」

「張先生，這是平常吃的米吓！」

「臭的，你叫老板來！」他的神氣有威嚴，有些凶相。廚房不敢再響，退了出去。飯廳的另外的同學，都露出一副旁觀的冷淡的面孔，也沒聲響。

「先生，老爺！飯臭的，賞給我們罷！」窗外的叫化子吼了起來。

同學們在笑。

「老張醉了吧！」一個熟識的同學的聲音說。

「哈哈，哈！」一片很響的同學的笑聲。

廚房在笑聲中走了進來，站在老張的前面。

「張先生，怎麼樣？」

「怎麼樣！」老張用手在桌上一拍，「飯臭的，怎麼樣！」

「這是普通的米吓，吃了幾天了，大家都不說臭。」

「我說是臭的！」他抓起自己前面盛着的一碗飯，連着碗帶飯，在老板前面一丟。「勃冷」一響，碗打破了，白米飯在地上開着花。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老板夾夾眼，也不加阻止。

「怎麼一回事！」老張輕輕的重複着，好像感到有些勝利。

全飯廳靜默了一回兒。

老張一個人，沒有吃飯，退回到自己的宿舍去。

四

老張一個人躺在自己的舖上，聽着外面的雨聲。

自己是勝利了嗎？不。自己真的是吃醉了酒嗎？不。他靜靜的在想着。這算是甚麼呢，這不是無聊嗎？唔。

無聊得要吃飯，無聊的不要吃飯。這算是甚麼意思呢？饑餓得要吃飯，饑餓得沒有飯吃。這是爲甚麼緣故？

馬路上，一大陣一大陣的扶老攜幼的災民流離團，鐵柵上一個一個菜色饑餓的面孔，「把一個鈔！」「把一個鈔！」到處碰到的小叫化子的哀求的聲音，父親的家道中落的警告，教授們在講堂上講的農村經濟破產的理論，王子谷這討厭傢伙所談的言論……媽媽的，媽媽的，這一切雜無章的印象，都一時滙在他的腦海中。他幾乎被壓得不能轉動。

他用力的轉了一個身。

大學生應該做些甚麼事？難道應該這樣無聊的麼。

唔唔，他忽然坐了起來。抓緊拳頭，在台子上一拍。

王子谷已經吃過了飯，走了進來。

——完——

關於手掌集

編輯室按：我們在二三〇期介紹四十年代作家辛笛的「手掌集」，公羽介先生最近寄來一篇關於手掌集資料的剪報，他在來信中說：「前數期蕉風刊登的『手掌集』，編者曾以不知作者生平，言下大有對不起之情，這裡我隨信附上我前幾天才發現的關於辛笛的生平一二的一篇文章，算作我作爲一個『遲來的人』（對辛笛而言）的來不及愛護的歉意，也算作我感激蕉風一向來對馬華文壇所作的貢獻的一份禮物」。公羽介寄來的剪報，原題爲「手掌集」，作者克亮，原刊於明報周刊一三九期。我們選錄其中數段，另行加上標題刊出。

關於辛笛

最近有人將辛笛的詩集「手掌集」影印發行，對於未讀過辛笛的詩的讀者，無異是一大喜訊，只要喜歡讀新詩的話，像「手掌集」的作品，一定感到無限的興味。

辛笛姓王，出身於清華園（大約是一九三二——一九三五），其後赴歐洲讀書。返國時，適值抗戰期間，爲了避亂改習做生意。他早在一九三三年便有詩作發表了，留學期間，也寫了不少詩篇，但抗戰時，他把思想和情感一直在深深的靜默裏埋藏。

抗戰勝利後，正如他自己所說：「銀夢在死葉上復甦，於是在工作的餘閑，我重新拾起了文字生涯。」（見「夜讀書記」後記）。

雖然辛笛沒有投身於抗戰的偉大行列中，但在閉門索居期間，心情却是異常沉痛。他曾經作過一首舊詩：

傷心猶是讀書人

清夜無塵綠影春

風絮當時誰證果

靜言孤獨永懷新

後來他刊行散文集「夜讀書記」時，就把這首詩在「前言」中引用了，並且這樣法釋說：「對於讀書人頗致感慨。世亂民貧，革命斫頭，書生彷彿百無一用，但若真能守缺抱殘，耐得住人間寂寞的情懷，仍自須有一種堅朗的信念，即是對於宇宙開新理想新事物和不變的永恆總常存一種飢渴的嚮往在。人類的進步，完全倚仗一盞真理的燈光指引；我們既愛讀書的人也正在同一的燈光下誦讀我們的書。」（「夜讀書記」的前言）這可以反映出詩人的氣質。此外他另有一段記載夜讀的文字，使我非常喜愛。文章是這樣寫的：

白天在市塵中治事，黃昏歸來，如無人事往還，多半繞路到幾家相熟的書店中留連一番，遇心愛者輒購藏之，偶獲不經見之書，喜極至忘盤餐。小齋原有部份係由海外攜歸者，及今窮搜既久，新舊並處，積帙幸尙可觀。溺於文學，故所置也以這一方面爲主，晚九時後，兒聲漸寂，開卷摩挲，涉目成趣，有時山荆對坐共讀，往往不覺夜之易盡。

從這裏，可以看出辛笛不僅是詩人，並且是一個典型的讀書人。

關於辛笛的詩

打開「珠貝篇」，辛笛就用現代詩的開山祖賀浦金斯的一段傷逝的詩作為小引，也許他有意讓讀者體會到這是一段過去的「時間流」吧，所以從第一首的「絃夢」到第四首的「懷思」莫不含有淡淡的憂鬱氣氛，這使人想起戴望舒、卞之琳和何其芳來，辛笛早期的詩，的確有些與他們相近，詩評家唐湜就曾指出這時期辛笛的詩，一般說來比戴望舒稍為渾厚，但也因此沒有戴的飄逸了；比卞之琳似稍含凝，但也因而就沒有卞之大了；至於與何其芳相比，辛笛有他的清秀、明淨，卻沒有他的麗質天生。讀着「懷思」、「生涯」，尤其是「丁香，燈和夜」等詩篇，更加相信他那明淨的風格，正是與何其芳非常相似，而「冬夜」與「FAREWELL」却又與卞之琳的風格接近；但這些不是他的出色的作品。還是那幽深的「潭柘」，輕快自然而清新的「二月」，更能表現「光影明晦相成以去」的情景，那是他自己風格的成長，所以到了「珠貝篇」最後的那首「垂死的城」，就更令我們驚喜了。

再展開「異城篇」時，我們會感到辛笛的感情已走向成熟的境界，文字也洗鍊了，意境更純真了，體驗也深刻了，我們會感於「智慧是水寫成的，聲音自草中來」，「見「挽歌」」確是從人生的體驗中得來。「秋天的下午」一詩如果不是一個深深體驗過寂寞之至的詩人，就不能寫出那種意境。在這第二輯的「異城篇」中，作品都以深刻的人生體驗為主，但表現的風格也多姿多采，有粗放的「休戰紀念日所見」，有自然的「再見，藍馬店」，有譁曲風味的「刈禾女之歌」，有奇特意象如一曲狂想曲的「RHAPSODY」，抒情的「杜鵑花和鳥」，有訴說知識分子心事的「識字以來」……無不閃爍着詩人「清亮的情操」的光彩。最後一輯的「手掌篇」，詩人不僅要寫出自身的體驗，而且企圖刻劃出現代人的理想，這也是他改變詩風的摸索階段，大多數作品不算很成功，但詩人創作的甘苦和堅持的精神是可貴的，可惜迄今未見他再有新詩集的出版。辛笛不能算是偉大的詩人，但却是一位可愛的詩人。

溫瑞安

江湖

奇怪

有流星自長

空

劃

過

(一)

風沙萬里

一道披星載月的

影

披星載月的來

披星載月的去

僕僕風塵

風塵僕僕

怒馬驚雲
刀揚處，血噴如泉
你在馬上瞄準
一槍打掉青龍鎮那土霸的
左眼

好大的風啊好明的月
好黑的夜啊好冷的霧

闖蕩江湖

你孤獨如一根
瘦瘦的旗桿
你必需前往一如赴向
死亡

江湖正寥落

你是久旱的龍

你以四柄刀了結四猛虎的怨
以一根棍掃斷了地腳龍的腿
一槍刺於馬下的英雄呵你
昂首 只見蒼天
低首 亦是斑斑的雲和月

好狂的風啊好狂的雨
好疾的蹄啊好快的刀

餐風飲雨

你馬蹄近了 又遠去
山槽依然是那麼不易渡過
險惡依然是那麼多
如敵手們的異技

你圓顧黑暗的周遭
風砂仍是那麼四佈
你揮去額角的汗，疲憊的手想抓住些甚麼
大漠卻還你以一掌砂粒
你一甩首
又衝入無邊無際無涯的

爾安歸的

莽莽的

江湖

(二)

離朝代都那麼遠 這山上
松風在輕輕地搖 輕輕地笑着
簌簌地 搖着 擺着
明月孤孤清清地照着 淒冷着
輕的風 黑的夜
溪都笑在遠處
農舍有伊們在鏗琮着
琵琶

乍地一老僧飛步而上
 白眉垂頰 長髯飄揚
 迅顧四周於一瞬
 白袍鼓起，雙袖捲起一道勁風
 猛地發出一聲清嘯

奇怪

有流星自天

梢

沉

落

(稿於七二年七月三日)

謝清

挑燈錄

A

找到了愛的歸宿，但愛並不在那裡。正如沙灘上的寄居蟹，胡亂地找到它的
 蝸居，但從未感到適意。

B

他看到一個漢子牽着個小女孩在公園裡漫步而行。漢子一臉安詳，朗朗似晴
 空下的海洋。他走過去好奇的問那漢子：你很快樂嗎？是的。爲甚麼？因我的心
 靈有所明通。他看看小女孩在夕陽下踏出的細碎小步，漢子粗糙的手。他聽到一
 陣暖流潤聲。他想：這就是愛吧。

C

她說，最親近的人未必是最瞭解自己的人。正如珠之于蚌。貝中的蚌不時蠕
 動其肉，怨珠粒的堅硬及它的累贅。珠粒如何始能令蚌知它的光華是蚌的榮譽？
 因爲愛已被閉絕在蚌殼之外。

D 她坐在輪椅上。他在她後邊細心的推着。妳想到那裏去？妳預備到那裏去？到那裏我都推你去。他由衷的和她說。他和本就不相識。他根本就不知她的名字，也不須知她的名字。一眼見到她，他就覺得這個世界欠了她許多。由她瘦瘠無骨腳，由她空泛赤白的眼睛，只一眼，他就把他內裡最珍藏的情感付出。

E 午夜後，他才從市區的喧嘩燈市中掙脫出來，拖一街長長的燈影回來。開門後，見父親撐一頭花髮立於窗下。他融入父親的眼色，發現了苦待、憂慮及盼望。父親披上衣，轉身回房，留下一盞昏燈，睜着苦夜。

F 他枕下，滿眼是華白的髮，窗下的人影重複交疊。想起那個二十多年來不會忍心責罵他一聲的父親。眼下結出一顆熱淚憶想燈市內的喧嘩，滿街的歡欣，而後，是一雙年邁守望的眼，一夜，他都在噬自己的心。

G 有些事，是文字無法完全表達得清楚的。正如夜來香的芬芳，夕陽的艷紅。感覺它的實質是最重要的。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何嘗不是如此。

H 有時候，沉默是愛的通道。兩個心靈交切而過，默默無聲。那火花，就劃得特別亮眼。

I 黃昏。他悄悄走過去。一個男人和他的戀人的父母商討婚嫁問題。女方父母要求一筆可觀的金錢始可讓其女嫁為人婦。男貧如洗。他掏出其心示愛老。兩老

J 怒目反視，攤兩掌若砒，依舊索之。女在房中痛哭。四個人就此僵膠。三種心情，一種因素造成。以金錢衡量愛情。他看着愛神扭曲着臉，狠狠地絞着兩顆熱戀的心，痛苦就一滴一滴的被擠出。他回首，夕陽映出她燦爛的衣裳，晚風徐來，他對迎面行來的路人問：這傍晚的暮色值多少錢？

K 走入花地。滿目是繽紛的花色。彩蝶飛舞其間。陽光瀉滿林園。他在一簇碧綠前止步。一朵木樨亭亭地伸向他。那種殷紅，有滴滴欲出的感覺。他以粗糙的繭指捧起她，一種情愛油然而起，且泛溢滿懷。她向他出示生命的開端，那一串外垂的花柱！三叉的柱頭。蝴蝶的陷阱。花戀蝶，抑或蝶戀花？一縷芬芳薰心，他的手曾血腥過，此刻却柔似蝶足。風過處，情在交遞。

L 有時候，它是種致命武器。正如火，它能暖身，亦能焚你為炭。它是個千面客。時而瀟灑溫柔，令你雙眸盛裝喜悅。時而冷酷若狼，犬牙獠露，伺心而噬。而人，就成兩面受敵的獸。

M 海的體液有很多種質素，它的層次亦是如此。愈深的，它受的壓力愈大，它生存的掙扎就愈顯的強硬。愛，何嘗不是如此？

(七二年七月廿八日初稿)

夢之一

已是午夜時分，房內燈火未熄，我推門進房，發覺我的同伴已熟睡，但她的眼睛，却是半張開着，像在打量着某種物體似的。她這種睡相，和她清純的五官很不相配。我總是以爲：只有像張飛那種隨時處於戒備狀態中的粗獷武人才會張眼而睡，慎防有人向他偷襲。她睡得很甜，完全聽不見有鼻鼾聲，一條大紅的厚毛毯直拉上她的領下。而窗口却是完全敞開，一陣陣陰冷的風直吹進來。我房開的窗口剛好對着一塊空地，種了幾棵椰樹及長滿了三四呎高的拉浪草。在日間陽光燦爛時還不覺得怎樣，但一到了晚上，被遠處路燈的隱約燈光一照，只覺得黑影幢幢，寒氣逼人。我覺得奇怪，爲何我的同伴在這麼一個寒冷的夜晚仍然開窗而睡。我走近窗口，準備伸手關窗。突然聽見附近有嘍哩咯哩咯的聲響，便立刻把手縮回來，凝神屏氣靜聽。有一張芭蕉葉正攤開手掌。窗口的高度大約有五呎，濶約四呎，罩上了鐵絲網，只有在下面中間部份才有一個四吋乘五吋的隙口，以便手可以伸出去把向外打開的窗門拉進來。我總是害怕，害怕會有某一個人站在窗口外，倚候我伸手出去關窗時抓住我的手不放。而「他」的手，是塗上了黏滑的黑漆的。我的心跳得很厲害，而那種嘍哩咯哩咯的聲音不知已在甚麼時候消失了。

我不能不關窗而睡，我害怕在夢中會有人以一雙塗上黑漆的手按住我的臉。我張不開眼

睛我喊不出聲音我的喉嚨已被割斷。但我仍未死我拼命掙扎我滿臉血痕。而他就在窗外倚候着。我把手伸出窗口。他就外面他就外面我摸到窗門但却是一堆軟綿綿冰冷冷的東西我喊喚他就抓住我的手強拉我出去我的身體逐漸縮小變成一塊血污的爛布嗖一聲的就從五吋乘四吋的隙口飛出窗外。我把窗門關好，並加上了栓。

我的同伴依然熟睡如泥，完全不知道我的恐懼。她和我不同，她喜歡留在房裡，我大多數的時間則在客廳裡渡過，因爲客廳比較大，又裝置了風扇，房裡的空氣却太悶了。我尤其不能忍受窗外那種蕭殺的景象。不過在廳裡也有一件令人担心的東西，就是那個吊着的風扇。它的形狀像一隻大鉢，有幾十斤重，當它轉動時，就會不斷發出些好像老牛拉破車的聲音。好些時候我用手按着頭，防範着即使風扇在那條橫樑不能負担它的體重時飛跌下來，我受傷的程度也因此減輕。還有，我坐的位置剛好和風扇成一直線，這樣轉動着的風扇即使掉下來，也可以借旋轉的風力斜飛過去。我常常就這樣用手按着頭呆坐着。不知甚麼時候，屋樑「叭噠」一聲的折斷了，我估計錯誤了，笨重的風扇垂直地掉在我的頭上。我的頭殼裂開，腦漿作銀花濺射，我的一隻眼睛掉在三呎之外，傷感地注視着這一幕的血腥。笨重的風扇借着還在轉動的風力滾動過來，壓破那一隻滿是眼淚的眼睛。「波」的一聲，一條泉水噴出，繼而成洪流，淹蓋了整間屋子，並湧出屋外，整個世界也就黑暗下來。

我熄燈上床，把被單拉上蓋住了肩膀。我隱約地覺得有人以尖長的指甲抓撫我的腳板。我實在忍不住了，便拼命地把腳往被單裡塞。我把身體越縮越小，變成一隻蝦米。忽然聽見氣窗上有些不尋常的聲響，便睜開眼朝那個方向望去。在黑暗中我好像看見有一雙手正提着一隻桶，準備傾倒出某些東西似的。我害怕極了，但不知該怎麼辦，只能再把身體縮得更小，把被單拉上蓋住了頭。只聽得一陣「沙拉」之聲，我覺得被單上已爬滿了一隻隻蠕動的東西。啊啊啊啊，我發出了恐怖的低鳴。我唯有拼命的以被單裹住整個身體，不讓那些東西鑽進來。漸漸的，我覺得呼吸越來越困難，已快要陷入昏迷狀態中。模糊地我覺得正有人把我裹住我脚部部份的被單掀開來，並把我的兩腳拉直，然後又覺得雙腳的腳板一陣刺麻，然後是「嘖嘖」吮吸之聲。

那夜，我夢見自己是一隻被搾乾了血液的螳螂。

菩薩與上帝

英雄與君子之二

有一天午睡醒來，清茶一杯之後，拿起報紙來看。忽然窗外出現一位年青人，我正在詫異推銷員怎麼會是男的，而且又不提籐籃。他用英語說要我和談幾分鐘。我立刻敏感的意識到他是推銷百科全書的。我便問他要談甚麼？

不奇怪麼？他竟要來談聖經和上帝。

我不敢騙他，我告訴他：我也是基督教徒，也讀聖經；但是現在不想談上帝。我謝謝他。那知他聽說我也是教徒，更為興奮。

「既然我們相同，我們更要好好談談」。

他可不知道我休息幾分鐘之後，便又得去學校辦公。我連禮拜天都不禮拜，這個時候還談甚麼上帝？

我早在讀初中的時候，就受了洗，成為教徒。我的家庭沒有宗教背景，大家都只講求天理良心。我的爸媽聽說我要入教，不僅不加反對，還說：信教總是好的。你要信就信罷！

我開始做禮拜，讀聖經，作祈禱；我還參加各項青年團契。心境一直是安寧的，心情也

一直是愉快的。後來我的一個弟弟早夭，媽媽哭得死去活來，我便用基督徒的天堂的說法來安慰她，和她一起做了一次禱告。

年紀漸漸大了，我看了一些哲學書，自己的看法，便也漸漸深入了。我的宗教意識更加濃厚，我卻少去教堂禮拜。看起來好像矛盾，我自己在聖經中找到我所需要的。

我在海外，每到一個大城市，我一定要找一個教堂，多半是天主教或其他舊教的，進去坐一會，靜靜地坐一會兒。如此而已。

有許多教會的朋友來勸說，有許多牧師來鼓勵，有許多教友來敦促；然而，我仍是不想進教堂去做禮拜。有時情不可卻，我只得敬陪末座。怎知經過幾次聽道之後，更加深了我的固執。從此，我遇見了教友，我先說明：我是一個壞的基督徒。

我仍讀聖經，我仍做祈禱。

當在心緒不寧的時候，當我無可奈何的時候，我立刻翻開聖經來。有好幾次，我出席某一項會議，而那會中的一切，都不是我力能所及的；因而使我寢食不安。於是，在我的文件中，總有一部聖經。會議結束，我立刻和一位一同開會的朋友赴某酒店買醉，聖經留在旅館中。我要他背華滋華斯的長詩；我同樣獲得安寧和愉快。

不久以前，有兩位傳道的女士，不時來向我傳述神蹟為見證，將我當作失群的羔羊，要設法赦免我的「罪」。我敬佩她們的傳道精神和勇氣，我卻無法接受她們的好意。最後，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忍耐和禮貌，我只得更坦白的展示我內心的感受。她們兩位便不會再來，我對她們仍有尊敬；我對自己，倒沒有悔醒。於是我反問自己：我還要再讀聖經嗎？我還要再作祈禱嗎？

另外有些教會朋友，發現我和他們的教會不同，便勸我參加他們的教會。我不知道我如何脫離我原來的教會？

受洗沒有文憑，參加教會沒有會員證。這既不是政黨，又不是俱樂部。上帝應該是只有一個，聖經只有一部，禮拜上帝的團體卻像西洋的 Exclusive 俱樂部，又多又嚴謹；河水不犯井水。

我和一位華人回教領袖是多年的相交，他送過我一些回教書籍和刊物。他不以我為基督

教徒而見外，也從不遊說我要信回教。他只向我闡述回教的教義——當然強調回教的好！

我也有許多信佛教的朋友，送我許多經典。那些經典，我全看不懂。

我又結識到一些高僧，他們和我談詩、談畫、談哲學，甚至於談時事、談政治；他們卻從不向我宏法。

我是在正統的儒家思想中長成的，華人的傳統受佛教的影響既深且大，使我對於日常生活的一些設制，不甚了了。例如盂蘭盛會，小時候七月半拜祖就見過；木蓮救母有一首極幽美的合唱曲；色空、空色之類，我自己都常常寫出來。現在便有機會和識者請教了。

我的一位長輩生前就關照我，死後一定要在廟裡超渡。我便替她老人家安排。當法師超度作法時，我也虔誠地站立在廟堂中。

每逢我去弔喪，我照樣燒香點燭。有人質問我：你怎麼可以？我反問：我怎麼不可以？最近我讀到一篇報導：在台北的一間天主堂，元旦設牌位拜祖，大主教還躬親主祭。我也曾與許多神父修士接觸過他們對於宗教的教條與觀念，都是非常自由開明的。這些倒使我非常驚異了。

我常常在信箱中收到宣揚基督教義的印件。我也遇見一些篤信虔誠的朋友，尤其是女士，在談話告一段落時，立刻打開皮包，抽出一本小冊子奉贈，多半是約翰福音。

就在上個月，我參加一位朋友的祖母的出殯，他們並不是信教的。大鑼大鼓，沿途都在拋錢紙。等到我脫離送殯行列，立刻有位女士送上幾頁宣揚福音的文件，我忍不住要禱告：

全能的主啊，稱無所不在！

作爲一個基督徒，我倒沒有一點愧色。我仍認爲我是一個基督徒，因爲我仍信上帝。只是得用另一種尺度來衡量。

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我做了廿多年校長，我是一個最忠實的教育工作者，我仍在全心全力默默無聞地在傳授傳統的華文華人之道。我有宗教家的精神、毅力和犧牲的心願，可是我對自己的宗教，倒沒傳道者對我們所要求的應有的那種態度。我自己的看法，倒是沒有矛盾的。我是一位虔誠的教育工作者。春風化雨，又何必一定要用電扇來生風呢！

我忽然想到：我是君子式的基督徒；對於英雄式的，便有些格格不入了。

有位佛教會的朋友，看見我常與僧侶爲友，進出廟堂而無所顧忌，甚至於我還述說色空。他便向我宣揚佛教：你不禮佛？

我無詞以對，笑而不答。菩提非樹，明鏡非台。庸俗一點說：我是君子！東西方的宗教，可能差別不大；傳道的方式卻截然不同。菩薩也好，上帝也好，阿拉也好，皇天也好，總是人類的靈魂的主宰。

容忍異己

劉放

美國現任總統在啓程前往中國大陸時說過這麼一句話：中美兩國存着差異。我們應該認識到人類可以有差異。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應學習如何在差異下和平地共存。

這是一句很富有哲學和社會學的話。若各國統治者皆能身體力行，我想戰爭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亦不能否認，自初民社會開始，大地便充滿戰爭。易言之，知道差異存在是一回事，而要容忍差異又是另一回事。知易行難就是這個意思。

妨碍容忍異己的最大因素是優越感和權力慾。世界上總有人喜歡統治別人，亦總有人喜歡被統治。若世界上僅有這兩類人，大地亦不可能有戰爭。亦不必談容忍異己。所謂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可是，人類社會的成員并不限于此兩類。有些是既不願役人，又不願役于人，有些既要統治又要被統治。這才是社會的本質。這種社會是無法和平地發展下去的，除非其治理者能讓不同于己的事物同時共存。

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各社會發展其本身的文化體系，不同文化體就有差異之存在。中國人常說這麼一句話：愛人如愛己，本來這是儒家理想社會之一。可是，說這話的人忽略了一

點：被愛的人是否希望以愛你自己的方式去愛他？愛人如愛己的出發點是相當高尚的，只是方法不對。我們應保持此動機，但先瞭解對方，看對方和自己有甚麼不同之處。若在所涉及之方面大致一樣，則我們不妨以待己之法待他。但若對方與自己之背景和興趣完全迥異，則我們不能以待己之法待對方。

我在外國唸書之時，就遇上過這麼一件事。且以第一人稱述之。

我當時和好幾位中國同學同住一屋。其中一位香港同學，他相當關心其他同學的起居生活。同學有困難之處，他常義不容辭。不論雷陽、雷雨或霜雪，亦不論白晝或深宵，只要我們有事要他幫忙，他幾乎都樂意幫助。可是，住了不到一年，同屋諸朋友開始對他抱怨，時有微詞。對這麼一位好人還有微詞，甚麼人才能共處呢？好奇心驅使下，我開始觀察這種矛盾的事件。最後我得着的結論是：這位同學的助人精神是不能加以非議的，只是他以待己之法待人，其愛人愛己之精神轉至行動層次却變成了強人好己所好。他冬天早上八時就起牀。他起牀後就會到他鄰房去喚醒另一位同學或其他的同學。若該位同學恰好有早課，當然感激已來不及，那還敢怒言相加。但那些同學不是每天都有早課的，且在冬天要早上八時起牀不太容易。被喚醒多了，當然就不愉快。其次，他經常司廚，同學中不懂炊事的當然非常感激他。但在他有事來不及準備晚飯時，其他同學便與他準備。他通常在這種情況下吃半碗就停了。起初以為他吃飽了才回。過了一個時期才發現同學煮的菜不合他口味。更令大家難受的是，不是急用的電燈一律要關掉。有一晚一位同學冒着大風雪回來，因攜帶回來的東西很多，他置放一些在門口，亮了走廊燈走下地窖去。但再回頭時，走廊燈已關掉，害他踏錯石階而跌傷了腿。當時那位香港同學大概聽到有人摔交之聲音，趕忙出來看個究竟，見屋友傷了腿，馬上拿藥替他敷上。但燈是他關的。

對於這以樂于助人本的同學的處世觀，一句話：強人與己同，不容差異。精神與行動不相御接。

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如此待人已令他人久之生惡，更何況其他利慾薰心的人？這僅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例子。更高一層次如團體與團體間，這種不能容忍異己的事亦同樣多。各教會間之傾軋，不能說不是導源于排除異己之觀念。各教都以爲自己的教會是上帝手諭指定的

，別無分號或代理。亦因此各自要世界上所有的人以它的教義作為唯一正統之教義。它的教義是否是上帝親手簽署的是另一回事，不可否認的是它們以為所有人類都出自一對父母，同時進同一間學校，吃一樣的東西。其實縱使孿生兒女，彼此之社會慾望亦不會一樣的。既然人類間各有所好，為甚麼我們不能在不影響他人利益之下讓他們投其所好呢？

在星馬新聞和文化界，不能容忍異己的事件亦可車載量，看看某些報章的文藝版，你就知道編輯人的態度。是不是文藝無所謂，符合本身要求即可。反過來，縱使是文藝，不符合階級要求不可。新聞界僅刊登利己之新聞，不惜工價歪曲事實。高級一點的或近于能容忍異己一類的報章，索性就不刊載與己不同之新聞。這些新聞報之不能容忍異己不自今日始，亦不是星馬本地才有。星馬有且存在亦久僅是一事例。

君不見有人撰寫甚麼學大系，企圖一手遮天？我不覺得撰寫的人未可厚非。可責的是出版商。不但有出版，且已出版。這樣子搞下去，還有甚麼文藝文化呢！不如到共產中國去參加生產行列吧！很多寫反資產階級的文人正不是坐在冷氣房大汽車中構思的！

其實，能否容忍異己，是沒黨派之分的。共產主義者要解放全世界，因此到處滲透。民主主義者要拯救世界，因此到此打仗。越南的統治者亦應該醒悟了，南越北越還有幾寸土地沒被炸彈炸過的？為了鞏固本身政權，為了滿足一己之統治慾，不惜代價為外國提供戰場。你真猜不透阮文紹是何國人！

共產主義者眼光短淺，民主主義者亦不遠大。人與人之間有差異，這是他媽的三歲小孩都知道的事。尼克遜知道此事，那有甚麼了不起。但若他能停止越南戰爭，賠償越南人民之損失，讓越南人民去自己處理自己的事，他就與眾不同。他不但知道人與人，國與國之間有差異，他更知道和平生活的原理是讓異己者亦有機會生存。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坐了那麼多年，早就該知道有共性的東西是可以統一的，但完全不共屬的東西是無法相併合的。中國人民可以被統一，但要美國人民亦參加北大營，豈非等于要尼克遜每天早上啃油條燒餅？

尼克遜不願長年油條燒餅，難道毛澤東願每夜到紐約四十二街醉生夢死嗎？

讓別人的差異存在，讓不妨害公共利益與安全的差異存在，這才是真正的人類生活。要是每個人都和你一樣，你又怎樣找到你自己呢？

七月八日初

陽文

淺談白景瑞及其作品

來一陣新的氣息。

白景瑞的優點，也就是他成功的地方，不在於甚麼，主要的是他敢於嘗試，敢於創新，給華語片帶來一陣新的氣息。

電影博士白景瑞由意大利學成返國后，並不馬上能實現他的理想，當起導演，而是在製片部擔任經理，好不容易呆了三年，才正式執起導演筒，發揮其所長。

很多人以為白景瑞的第一部作品是「寂寞的十七歲」，那是大錯特錯的。在此之前，他曾和李行李嘉聯合執導「英雄烈女」，因此，他只能算是三分之一的導演，基於這點，根本無法衡量出其藝術底才華，雖然「英雄烈女」拍得不錯，也很賣座，歸納起來，是三人的功勞，白景瑞只能算是略盡棉力，不能獨攬全功。

實際上，白景瑞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套記錄短片，名叫「台北的早晨」。根據白景瑞的解釋，這套片不用對白不用旁白不用配樂，全部只用映像和音响交織在一起，來表達出「台北的早晨」。片子後來沒有完成，因為製片人看了不滿意，認為沒有故事性。雖然如此，白景瑞並不因此而氣餒，反而堅定了其創新的意念，這可以從其以后一系列作品中窺見一斑。

「寂寞的十七歲」是白景瑞第一部名正言順的作品。片裡，白景瑞開始運用其電影常識，向觀眾介

紹了幾個簡單的象徵手法，如游水的金魚，孤獨的木偶，胡鬧的卡通電視等，均能一點出女主角唐寶雲的心靈空虛。

柯俊雄撞車罹難，以至唐寶雲因此而發瘋一場，是本片的高潮，也是片子由輕鬆的節奏轉入沉重的節奏，白景瑞掌握得很好，加深觀眾對這位情竇初開少女的同情。

關於瘋人院的情節，許多人曾提出異議，認為拍得有點離譜，有點荒唐，其實白景瑞真正的目的即在此，故意拍得超現實一點，如此才能表現出女主角心理的不正常。

白景瑞初試啼聲，就能拍出這樣不錯的心理片，使人感覺到他並沒有浪費其所學。

華語片的喜劇向來是以傳統且保守的手法來處理，平鋪直敘，缺乏新意。白景瑞的「新娘與我」却大胆地突破此舊巢臼，用倒敘手法來敘述內容，且不時加入許多跳接，使整個情節多變化和充滿了活力。更重要的是他深深地掌握了電影表現之最高原理，以動作代表語言來拍本片，把華語片的喜劇帶入另一種嶄新的境界。」

片頭設計採用卡通漫畫，生花妙筆，又新奇又別緻，這一招教後來許多港台導演依樣葫蘆，凡是所謂「喜劇」硬硬插上這一類卡通設計，實在令人啼笑皆非。至於介紹婚禮一幕，雖屬多餘，却頗能勾出本片的願意。

片中創造性的導演手法比比皆是。王戎請大食妹上餐館，沒有半句對白，銀幕上只有菜名和價格，輕輕一筆，劃出了大食妹的饒涎欲滴和王戎的自嘆倒霉。王戎懼怕甄珍的父親，牆上的鍾馗畫像馬上變成一副猙獰相。此外還有慢動作畫面（王戎甄珍愛情的發展），快速畫面（葛小寶的過份獻殷勤）。停頓畫面（王戎甄珍的吵架）及橢圓形靜態畫面（王戎甄珍的回憶），白景瑞均適當且細意地安排和加插，使影片速度有時快有時慢，鏡頭變幻多端，令觀眾耳目一新。

本片的對白很少，但却很幽默，好像「可惜我只有『一張身份証』，「這叫做相應不理」啦。另外，配樂也是很有水準，如「快走和我面前來」，「梁山伯與祝英台」等，加上的京劇，維妙維肖，更是一絕。截至目前為止，「新娘與我」依然是華語片的最佳喜劇。

說白景瑞的影片是屬於「導演的影片」，一點也不言過其辭，「第六個夢」是典型例子，雖然男女主角柯俊雄和唐寶雲有很特出的演出，但在導演奪目的光芒下，却顯得黯然失色！

「第六個夢」是一部抒情得很委約的電影，白景瑞以纖巧細膩的手法，拍得本片不但詩情畫意，而

且含有濃濃的韻味，是華語片最佳的言情片影。柯俊雄夜歸那幕，那霏霏細雨，那點點燭光，那滴滴眼淚，那藍藍小窗，淒迷色彩，美得不可思議。

片頭設計簡單得好，黑底配上那朦朧又清晰又再朦朧的職演員表，象徵着綺麗但虛幻的夢。那一陣刺耳的車笛聲，驚醒了一曲好夢。

白景瑞喜用象徵手法，片中俯拾即是。撕裂的大花，斷了綫的電桿，裂罅的擺鐘玻璃，空無的罐頭，表示感情的破裂，悲劇的結束。另外，白景瑞又充分利用跳接鏡頭，簡潔俐落，劃破時間與空間的沉寂。

人性的真善，情感的澎湃，唐寶雲，柯俊雄會令你掉下眼淚，除了讚白景瑞一舉好外，還能說些甚麼？

接着下來，白景瑞連拍了兩部具有寫實風格的片子，那就是「今天不回家」和「家在台北」。嚴格地說，這兩部片子還未能真正達到全寫實的地步，雖然白景瑞以前是學新寫實電影！但白景瑞那種企圖超越自己的作風，却由此樹立而起。

「今天不回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現實社會中那些「不回家」的現象，雖然表達得還不够深刻與徹底，但那份現實感多少是具備了。

顯然的，在本片，白景瑞力求沉重內涵而技巧次之，但限於內容的不够紮實，技巧無形中又佔了重要地位，如變焦鏡頭，搖鏡頭和曝光鏡頭等就是。

至於「家在台北」，可以說是「一部內涵與技巧相衡的作品。白景瑞不單單給了我們許多的分割鏡頭，而且還對台灣當前人才外流的問題作了一番大演講，誠屬可貴。

其實，白景瑞拍「家在台北」的本意，不祇是呼吁人才不要外流，更重要的是他想藉此來抒發自己對國家對民族對傳統倫理的熱愛，那一份落地歸根的深刻感情是很濃厚的。

在第一則故事裡，白景瑞運用分割鏡頭，雖然是模仿自西片，但運用適宜，一樣是可以讚賞的。張小燕要嫁給江明，遭到全家人反對那場，小白已經發揮了其藝術才華，他把攝影機拉了又拉，使整個畫面由一張嘴巴而擴大到都是吱喳不停的嘴巴，加上混什的規勸聲，戲劇效果奇佳。

第二則故事，一段上平淡無奇，唯一可取之處是室內設計够新潮。

最有人情味最動人的是第三則故事，在這段戲裡，小白的導演手法是很樸素平凡的，沒有任何誇張

或者故意賣弄的鏡頭，平平實實，但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却躍然於銀幕上。崔福生向柯俊雄說的那番話，很有傷感而且含意深重。「我沒有讀過洋書，不懂得講洋道理，但是中國道理我還是懂一些。」典型純樸淳實的鄉下佬。

有人說，白景瑞太愛賣弄，其實賣弄或者表現自己並不是一件壞事，成績可能不會很理想，但至少嘗試表現了一些新東西。「喜」沒有對排及空白，只有映像和音響，說起來，不算甚麼太新的東西，白景瑞自己早期的作品「台北的早晨」就曾採用過，但許多人却因此而呱呱叫，紛紛埋怨不知所云，莫名其妙。說我們的觀眾不懂得欣賞電影，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喜」有很好的鏡頭運用，又靈活又輕巧，攝影機總是那麼不停地幌來幌去，畫面呈現着一股順暢自然感。岳陽掘墳那幕，很有表現，泥沙不斷地堆積在觀眾面前，接着，鏡頭向上一移，一雙貪婪的眼眸，人的貪慾性暴露無遺。甄珍岳陽纏綿的那個鏡頭，角度與色彩俊得不得了。

如不挑剔的話，白景瑞的第一部古裝戲「喜」算是不錯了。

「再見阿郎」是白景瑞執導以來最具有寫實風格的一套電影。白景瑞在本片的導演手法很樸素無華，不再賣弄鏡頭，完全集中精神去描繪小市民的生活寫照，因此拍得很真實很感人。觀眾永遠不會忘記那些什亂的大牌檔，偏促簡陋的危樓，還有那些在生活邊緣上掙扎的下層人民。

白景瑞「再見阿郎」裡說明了一個事實，像阿郎這種一味靠衝勁靠蠻力生存的人。在現代化工業社會裡，註定將被社會淘汰，他的死是無可避免的。

「再見阿郎」最成功的地方，在於人物感情的刻劃。輕浮，固執，放蕩不羈，那就是阿郎，柯俊雄充分深入角色，演得淋漓盡緻，是他從影以來最佳的演出。張美瑤的桂枝，那份愛郎心切的感情是很哀怨的。而韓甦那份中年心事濃似酒的感情，更是表現得無懈可擊。

如果要選出白景瑞最好的片子，不用考慮地，「再見阿郎」將列為第一。至於最差的，應該是「老爺酒店」，本片不僅喜劇成份不高，鏡頭的運用也欠靈活，最可悲的那點現實感，淡薄如水，是白景瑞最不能表現自己的一套影片。

總括來說，白景瑞的片子一般上都教人滿意，雖然他不是很了不起，但在華語導演中，他依然可以算是頂尖兒的一號人物！希望他不會以這點成就而感到自滿，但願他進能繼續鑽研，力求創新，貢獻一些更新更好的東西給我們，就讓我們等待他的「東南西北風」罷！

淡米

赫塞的尋道者之歌

簡介一套靈性並行的影片「悉達多」

美國電影導演兼製片人Conrad Rooks，在北印度幾個地方，為Hermann Hesse的小說Siddhartha改編的影片拍攝了整整兩個月的外景之後，於三月初旬道經孟買時，對訪員發表說：「我這部影片是對西方世界的答案。」

他說：「今天的西方世界的影片裡，性總是與暴力並提。而我意圖在『悉達多』中指出印度哲學的真諦——性愛和靈性並行，正道總是隨着人在性愛和色相的探尋中造臻至高的覺悟。」

Conrad Rooks曾製作一部試驗性質的影片Chappagua，它於一九六六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中榮獲銀獅獎。該片以強烈的視象交織成一高度主視的結構，由Ravi Shankar作曲配音，由Rooks本人編劇

、製片、執導和主演。

他對印度有一往情深的夙慕，多年來經常往遊；這個愛慕策勵他設法買下了赫塞的「悉達多」的電影製作權。他的製片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與Ingmar Bergman的攝影師Sven Nykvist簽約，聘他作攝影顧問。

此片以伊士曼彩色，在Rishikesh、Varanasi、Bharatpur、恆河流域各地實地拍攝，主演者包括飾演尋道者悉達多的Shashi Kapoor和飾演他的性愛導師名妓Kamala的Simi Garewal。

按Hermann Hesse，一八七七年生，德國小說家，以「珠戲」膺諾貝爾文學獎，其他小說包括「德密安」，「原野之狼」，「彼得蓋萌境」，「幻境遊」，「水仙和金口」和「東方之旅」等。

「悉達多」的一個鏡頭



●天國與地獄(1963年)。三船敏郎、仲代達矢主演。

●赤藟子(1965年)。三船敏郎、加山雄三主演。

●羅生門(1950年)。三船敏郎、京町子主演。

●用心棒(1961年)。三船敏郎主演。

漢斯譯

訪問黑澤明



黑澤明先生，有一次你說你拍電影基本上是給年輕一代看的。你要對他們說的心聲是什麼？

通過我的藝術，我實際要傳遞給人的，是一個戲劇性的老人格言，那是每個人都須死。當一個人面臨他的死亡時，他不該對他生命中所做的感到糟透。當然，一個人較能從容地面對着死亡，如果他會有意義地活過——如果他會確實地活在一個很尊嚴的方式。

如果一位年輕人問你他能怎樣做使到這世界更好，你將會給他什麼意見？

在同時代社會裏，年輕的要改善很多事物，然而他們感覺到有很多障礙物排列在他們道上。我們必須助他們移去這些障礙物。其中兩個是政治與經濟。另方面「制度」常常防止年輕人做任何更改。

你覺得「制度」須要更改？怎樣更改法？

年輕人在政治上有強烈的呼聲那是重要的。我們必須鼓勵他們在政治和其他政府事件中活躍。現今，一巨大衝突存在年輕和年老一代，由於沒有足夠地方供他們可以坐在一起交談。然而甚至如有如此地方。我們還是不能夠有能力了解彼此。人們稱這為「Generation Gap。」現在有三位年輕人和我在一起。我要教他們拍電影的技術。我希望他們能從我的格式中學習，對於他們更重要的是能夠表達他們的個人性格在他們自己的片子裏。他們必須學習形成他們自己的風格。

在你影片中，你的心聲是生命的價值和盡一己所能去做。你可認為這心聲會傳達到你的觀眾？你想年輕人看到這些會是你同一角度所看到的？

我想只有少數我的年輕觀眾明白我所表示的，或者能夠去接受我的心聲。不論我多麼的希望每人都明白它，我知道很多不能。

在你影片另一論題是對於過去、對於傳統的日本的尊敬或關注。我想這些也是

針對年輕人作的？

首先，我覺得很多現今老一代的對保存我們的文化遺產無甚興趣。甚至他們沒在文化保存上領導初步和建立榜樣，我們不能期望年輕的聽從我們。這是一個今日最重大難題。在許多實例中，我們自己都沒能了解文化遺產的價值。雖然我認為文化遺產是重要的，要把它置入電影裏却是一個頗難的題材。我沒有嘗試用我的影片來教育。

可是人們似乎要從你的影片中學習。

不論我的價值怎樣，它們連續的表達在我的影片。這是很自然的，我的價值系統會在我的影片中出現。但是同時我沒有真正嘗試灌入人們腦中特定的思想。如果我拿某一種思想並嘗試推它給觀眾，那麼他們會開始厭惡它——思想和電影二者。這有關連到我感覺：你須平等對待觀眾。我覺得我站在和我的觀眾同一水平。我嘗試從不以一種呈現我是智力優越的方式和他們交談相處。跟演員也一樣——甚至童星。如果你以宛如他們是能理解的成人一樣與童星談話——不是好像他們是孩子，他們會明瞭你更深與做出對他們所期望的。

你覺得輸出的影片會否帶給別人對你的國家錯誤的印象？

會，通常會的。另一方面，電影界人士幫助政府是必要的。或許我們全都嘗試在我們的電影裏傳達事實 (Truth)，那就會沒有問題。一個導演可以導出一部好影片，同時建起他國家一個好印象。有些在這方面做得很出色。

你對電影檢查局感覺怎樣？

檢查局會造成危機。其一大危機是如果一個檢查機構是根基穩固，它就力量去控制。這力量會很容易地給那些有某種主觀成見的人誤用。

你說出品人和導演該否在他們的工作上表現較負責任的態度，以使任何電影檢查局無設立的需要？

到出品人和導演能够負責任和嘗試去告訴 truth 的數目繼續增加時，我們就不需要電影檢查局。Truth is fair 也是不容許隱藏的東西。如果我們對 truth 覺得羞恥，那麼我們須做些事去改變它。你看，上次戰爭時，政府認為電影是很好的宣傳工具，所以他們對電影製造表現了很大興趣。這是一種掌握方法，但却不常常有好效果。戰爭過後，如何？政府對電影的態度就完全不同。今天我想政府應該更加注意電影事業。我也想現有全部電影出品公司、委員會及機構在領導上該換上更多年輕的、有幻想力和積極的個人主義者。

今日的日本政府有沒有資助給一些電影事業？

有，一些與政治團體有關連的電影公司有得到些幫助。

你認為電影和電視都是教育的有效媒介物？

是，我覺得它對於大眾教育是最佳存在媒介物。

在日本，電影事業是否要與電視作巨大競爭的？

我們有非常強大競爭來自電視，但直至我們還有足夠資源和直至我們還能拍出好影片，那人們還是會到電影院的。如果我們拍不出好影片，人們就不會到電影院來。

介於在電視機上看一部電影和在一間電影院裏看一部電影有什麼不同？

那些去一間電影院看一部電影的是確實來看它的。他們坐下並很認真地看。但那些觀看電視的只是在一種鬆弛習慣下看着那影片及不認真企圖地看它。

黑澤明先生，你認為已發展的國家在影片出品方面該幫助還沒發展的國家嗎？

我認為那是該做的，雖然在某些實例政治形態會阻止這樣做。

你是否贊成成立一個能給鼓勵和幫助電影從事者在正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性形體？



在今日世界裏，就電影事業範圍所及，一些國家非常進步，一些則非常落後。在一些地方有良好建立方式的政府輔助電影事業，或許我們應學習這些已有的優點。我們須小心地研究國際電影拍製形勢，去找最好途徑輔助正在發展的國家。

你有否考慮做一些除了電影拍製者之外的事？

一個畫家。但我不會回到畫畫。堅決不會。

在許多你的影片裏都有失望的流露。有否你曾經失望過？在你的生命中當你須去戰鬥去重得希望？

是的，我曾有過。在我生命中有這樣一次事件，當我拍一部影片改自 Dostoevsky's Novel *The Idiot*。這部片在國外非常受歡迎。但在日本每個人都挑剔它。主要的電影院停止放映它。我那時在最低潮的失望中，我想我將放棄我的職業。但幸運的，這片贏得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獎，我的信心恢復。

要成為一個導演，需要有那些條件，你對你的工作人員有任何要求資格？

這系統是那麼齊全的組成，使到不必需要一個不平凡的人成一個導演。每個工作人員經準備工作，當片刻得到通知。於是，這裏來了導演。他綱要地畫出一個觀念，然後每個人直接回到工作上並已備好着拍攝。我與我的工作人員已經合作了有三十多年，我可以依賴他們到某一程度。他們不會做出任何錯誤。對我的人員，我有完全信心。

稍改下話題，你認為影評會誤導公眾？

這是一個真確的可能性。當然評論家須寫些東西給他們的讀者，在文中他們須寫出他們的理論。有時他們在我的影片中看到某點是我所不要強調的，於是他們錯誤地曲解我意圖。我想大眾的確看法是較能鑑定我的影片。我拍影片是為人群——並非影評家。

你認為個人快樂是甚麼？

我覺得當我拍攝影片時最快樂。我想一個人如不做任何妥協（Compromises），那麼在他的價值上是一個快樂的人——一個成功的人。當然，在任何國家或任何社會，人須有些節制。人從不會有「完全自由」。這是個理想，我們須一直努力去完成。實際上這是個將近不可能的完成。全人類須盡力去獲取自由，但我悲觀的是，他們會否有了解「完全自由」。

你對於自由和平之間的關連有甚麼要說？

獲得自由的其中一途是人和平地相處，但做起來卻十分困難，要和平，可能要失去一些自由，有些說法是，只有紀律可導致真正的和平，但是嚴峻的紀律會窒息個人自由。紀律是否是人類求得和平的最佳方法？我不認為是，我認為人們須在一個不獨裁的方式下求得自由與和平的和諧，人們必須努力為之，同時，和平與自由是兩件不同的事。

Horizons' Yukio Kuniyuki 訪談

譯自 Horizons Volume XX Number 11

編輯室

關於留學生作品

我們早就想出版一個留學生專號，過去也會在風訊上預告過。

我們說過，文藝是沒有區域界限的，但是，不同空間會有不同的表現，一顆屬於星馬的心靈，對一個陌生地區的感受，可給我們帶來新的視野，我們注意留學生的作品在此。

以我們知道的來說，星馬兩地留在外國的寫作者就有李蒼、柯彬、賴敬文、朱牛人、陳慧樺、余中生、淡瑩、王潤華、林綠……等人，他們在出國前曾在蕉風發表過作品，出國後也寄回作品在蕉風發表，他們有的還在讀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有的已得到了學位留在外國教書，有的回來了，像劉放（現在星加坡一家大學當講師，教社會學）。

我們曾經約過他們，說要出一個留學生作品專號，他們都表示支持，但是由於他們留居的地區不同，聯絡很不方便，寄來的稿件時間有先後，都零星的先後刊出了。無法等在一起出一個專號。這一期，碰巧一齊收到了李蒼、賴敬文、柯彬、朱牛人的作品，我們便闢出了一個專題刊出，雖不是專號，可也總算對讀者們做了「說話算數」的交代。

風中口占

1

我故意走入風中
是無所思，還是有所憶？
世事，原只不過
妻女們年年換季的衣裙
年年彩蝶，年年也有蕭瑟
原無須鼓樂喧天，原無須
把激情如此輕描淡寫
我只不過
故意走入風中，故意
讓自己看來，像極

有所思，也有所憶

那些人，以及那些「我」
儘可不必，自蒙塵中惺忪醒來
醒來，誤以為

風聲雨聲只有夢中可聞
把成個可赴的明朝誤筆
繪不出樓閣庭院

寫不了昔日與今朝
但見冬這傢伙
嗟嘆而噲噲

猶聞舊時舊事瀟瀟灑灑
藉風傳來，模糊

一如暗夜的摸索

世事太濃，風雨可以成災

2

若是如此，也罷
歌我自歌，反正風中
無人追問過路的人：
何以那麼愴然而固執？

一九七二年一月台北

破碎的藍玻璃

我原想自己在時間和空間的變動中成爲一座靜默的青山，但僅和希望相反，我只能發覺：自己是一堆破碎的藍玻璃。

我來不及去收拾破碎的藍玻璃，我只是在拼命忘記。對於這些那些，我終於以拳頭擊出我憤怒的血。

我已找到了我的缺點，對我來說，任何人也不可能改變我的缺點。我視我的缺點如神廟。我的生活是在缺點裡開始的。那是基本的問題，然而，我說不出來，我只能了解，我不甘寂寞，又甘於寂寞。

我不甘寂寞

我甘於寂寞

我不甘寂寞

我甘於寂寞

我沒有笑。你也無需笑，這沒甚麼好笑的。關於這個，我是上盡了世人的當，其實，世界的秩序掩藏着難以忍耐的混亂，我是一個善良的無辜者，一株不幸

被移植的羊齒草，被移植到汽車的叭聲黑煙中，被移植到火車隆隆輾過之處，零亂的高樓大廈聳立之處，工業社會擊敗了農業社會之處，核子戰爭隨時發生之處，對於世界上的大多數人，他們是如此適合這種墾殖區，而且樂得笑容滿臉，我一個原因也想不出來。等到我悄悄地渡過了二十歲生日，我很難過，我仍呆在墾殖區的一角，過着孤獨的生活。

這個世界是一個大墾殖區。哼，墾殖區，看拳！墾殖區的意象被我擊出了腦際。我就無法靜靜地坐在書桌前，攤開稿紙，寫一首冷靜的詩。我不能創作，不能唱歌，不能讀書，你別再催我寫詩好嗎？我剛習了個把月的莒拳道。你知道，我的房間內的每一樣物品都深深懼怕着我。房間這麼小，我真想狂喊一場。

我真想狂喊一場又一場。

這個世界幹嘛一定要把某種堅定的固執當作我的信仰，把多數人的壞脾氣當作我的節操，他們的愚昧當作我的智慧，他們的失望當作我的希望，他們的破碎當作我的完整，他們的痛苦當作我的幸福，哼，受不了，看腳！我一腳踢着了牆壁，再一腳踢破了桌燈，再一腳踢翻了書架上的詩選。明天我又需要包一輛計程車去台大醫院外診部了。如果你願意叫我詩人，你就管我叫做神經質的詩人好了，反正，我的足部現在血流如注是事實，你幫我紮條紗布好了。那會比催我寫詩更令我感激的。

其實，我的服裝學得也相當時髦，上面是峇迪、下面是哈拉，可以和西門町的小姐擦肩而過，互相打個會心的眼色而不覺臉紅。這總比和板着臉孔的假道德主義者打招呼更感舒服，我不欣賞這個世界，我雖然手足無措，但我寧可沒有理智或目的，逃避變質（Transubstantiate）的道德標準。或許，我確曾有過生命啦、靈魂啦之類的東西，現在，我伸直十指，除了一根冒煙的洋煙，手裡都是空空的，我甚至對詩也叛逆了，你再也不可能從我手裡發現一本詩集甚麼的。

我無法告訴這個世界的任何人，我究竟是誰？因為我一點也不重要，不論是

我的生命或死亡，因為我和他們一樣庸俗，雖然我儘量阻止自己，但一吃過晚飯

，我和他們一樣庸俗，我和他們一樣莫名其妙地趕着去參加舞會，去開陌生女孩臉上討厭的脂粉，台北入夜了，霓虹燈燦爛得紅勝火，我和他們一樣莫名其妙地逛西門町，望望左邊的櫥窗內的一些新款服裝，一些「American made」，閃閃右邊的機車，對超速駕駛的司機瞎罵兩句。然後，忽爾坐坐新加坡冷氣餐廳，對着害羞的女侍優笑，忽爾在電影院前的人潮中，擠着買票看「白屋之戀」，散場後又莫明其妙地隨着掏出手帕猛拭眼淚的觀眾們魚貫而出。

他們的眼淚真多，可是下一刻鐘，這些眼淚就會不見的。

如果夜台北突然下起一陣濛濛雨，大家都會躲入騎樓下，或者忙着擠公車回家。留下的是一個冷靜的空間，一個足以讓我孤獨的空間。我會在這瞬間看到沙特，看到存在主義，看到自己的不甘寂寞而又甘於寂寞。我認為這種悟覺真理後產生的憂悵，是一個無形體的鬼，叫人無法擺脫，即使我的盟友——詩，也只能短暫地挽救我。

在這個世界上，我想做英雄是不適合而絕對荒謬的，雖然我那麼不甘寂寞。我發覺我僅是一個年輕的存在主義者，對宗教只有嘲諷，對整個世界只有慘然的苦笑。但一切厭恨是無濟於事的，我已經失去足以武裝自己的武器。我只想單身留在夜台北的雨夜中，留在雨中的陸橋上，俯視這個世界，那情態可能會瀟灑得像凱旋門上的拿破崙。如果此刻，我心愛的女孩突然依偎在我身邊，我會想起那首舊歌：

Rain and tears all the same
The tear the sun you got to play the game
When you cry and when the times
You try to return with nothing but the rain
How many times the tears
Tell of and from your blue eyes
Rain and tears all the same
The tears the sun you got to play the game
Listening the rain of love
I need the reason of love.....

柯

林

解
解
解

我看見你站在文學院的天台頂，夕陽重重地烙在你臉上，你不修邊幅，你頭髮零亂，「好彩」一根連一根燒，直燒到你眉睫了，你才慢吞吞的把它捻熄。我是一個憂國憂民，患得患失，徬徨且無力吶喊的剛轉系的大學生啊，我只有二十一歲，你說，我只有二十一歲而已！夕陽重重地烙在你臉上，開始蔓延到你頭髮裏。

這是我那封沒寄出去的信的第一段。半年了，我始終提不起勁坐下來好好寫完。開始是很衝動的，我告訴你，一收到你那封信，我就立刻坐下來，漏夜趕了五張信紙。那個時候，我多麼熱心啊，腦子裏充滿突然而來的靈感，朋友苦悶，我當然要克盡一己的責任，丟給你一個救生圈，說幾句金玉良言，振作吧，振作吧，這個世界是光明的，前途在你手裏，別忘記路是人走出來的，我要做一個燈塔，一個指南針，在驚濤駭浪裏給你指示一條沒有暗礁的路！等。等。等。等。等。

哈。

真是莫名其妙。靜下來想一下，我不明白我為什麼會那麼天真，那麼笨。我是說，如果我要跟你說這些東西，我大可不必花精神，花信紙信封郵票，你只要到坡底任何大小書局逛一趟，這些答案，都已寫在那些「青年品格修養」、「良友書信」、「走向成功的路」等書裏。多麼簡單。你看，所以我就很洩氣，不寄了。

但你那封信却把種種失落與無可奈何的細菌傳染給我。你沒料到吧？我感冒直到今天，還沒復原。半年來，日曆一天天翻，我過的是一種行屍走肉生活，上課下課，沒有什麼驚人的大事可以報告。當然太空人登多一次月球，留下多一批垃圾，你應該看到了，在那個二十三吋的蠢箱子裏。或者麗的呼聲廣播電台日夜轟炸你，不然是報紙，再不然你週圍那羣大驚小怪的人。走到那裏，你都逃不出這種無孔不入的新聞網，是不是？垃圾。垃圾。

家離我越來越遠了，你們離我越來越遠。許多熟人，一下子變得那麼無足輕重，有沒有的無足為慮。出外太久，你就會染上那種流行的精神麻痺症。而家也只能在夢裏追尋了。而夢又早已不精純了，混雜太多的現在，太多眼前人，太多與家裏風馬牛不相及的事與物，夢醒以後，什麼都在陽光下蒸發得乾乾淨淨。於是你嘗試以反芻往事消磨時間，但那是一種吃口香糖般的經驗，短暫的甜蜜以後，滿口說不出的澀與苦。哈。現在往事只有在一些很不尋常的時候爬出來，在我眼前放映不到一分鐘，我就會忍痛扭閉。昨晚我翻多一次畢業刊，企圖從一張張熟悉的笑臉裏找回每一個舊同學的名字，但是每張相片的角度都一樣，衣服一樣，領帶一樣，連笑容也差不多，我居然忘記了三分之一，多麼可悲！

但我記得雍珍，他們說他結婚了。開始我嚇了一跳。結婚了？結婚是一種多麼滑稽的事。在報紙上登一則結婚啓事，通常都是擠在電影廣告堆裏。我倆情投意合，茲微得雙方家長同意，訂於某年某月某日舉行婚禮，特此敬告熱愛我倆的親友們。送喜帖，送喜餅。經濟的，咖啡店裏一毛一個，花得起的，金山飲冰室一個三毛，但那是從前，現在物價上漲，可能貴點。然後在大上海擺幾十張檯子

，請那些送禮券送桌燈送鐘送盜器的熱愛我倆的親友們。新人含羞答答，一圈一圈敬酒，我從來沒看過一個豪放的，拿起酒杯大口大口喝。飲——勝。客人們臉紅紅地飲——勝。總有一兩個笨瓜，喝得爛醉被人扶走。雍珍的婚禮是否如此？我一直很難想像他會那麼早婚。其實想深一點，我們都不小了，二十一歲，五十年前在中國，兒子都進小學了。我相信，接下來我們一定會嚙到很多訂婚，結婚，滿月之類的消息。再等十年，又會聽到許多喪禮。這是很怕人的事實，你活了二十一歲，風平浪靜，一點事也沒有，忽然有一個同學結婚了，於是每個人都趕着結婚。忽然有人死了，然後你發現你最近怎麼老是在殯儀館進進出出。生老病死都是一窩蜂的事，真的跳不出這種鼠戲嗎？

二十一歲。二十一歲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年紀？剛強勇猛提刀舞槍保衛國家，是不是？多事的子彈亂飛幾下，你煙飛灰滅，不明所以。三年前我是絕對不會想那麼多的。我是標準的現代青年。在學校的天台上背着晚霞唱一下很好聽很上口的「妳那對熱情的眼睛像黑夜裏的明星」，在大大太陽下丟球。丟球。在月亮下打鐵。打鐵。以後到外國去，要做一塊海绵，吸收一切可以吸收的，回來光宗耀祖，替國爭光。只是一踏出家門，很快我就變成大都市吸塵機底下的一小粒砂子，爲了幾個臭錢，經常都要和時間賽跑，看人臉色，做些不提也罷的鳥事。而誰悲失路之人？於是我學會把十八歲冷藏起來，掛在牆上，有空才憑吊一下，瞻仰一番，同時希望有一天可以解凍還原。

可能嗎？將來是一張白紙，你畫出來的和你心裏計劃的時常會相去千里。你知道的每個人都多少有點眼高手低。在雜誌裏我看到一個幾年前的故事，年青的冒險家獨自划了一艘叫做作艦的舟號，準備航過風險重重的塔斯海峽。三星期後，小舟飄回大陸，舟里還有成打的罐頭食物，收音機與塑膠袋，但沒有人找到它的主人了。出發的時候，他怎麼會預料到結尾會那麼悲慘？我把那張彩色的圖片剪下來，釘在窗前。後來太陽晒了幾個月，原來那艘舟的草綠就變成淡黃了。

或者他不在乎。在乎的話，他就會回去他原來那種頂安全的九點上班，五點

下班的白領生活裏。那不是我想過的。九點上班，五點下班。結婚以後，弄璋弄瓦，有了璋瓦，奶瓶尿布的事才多呢，三幾年下來，兒女大了，結婚了。結婚了？而你五十有一，依舊九點上班，五點下班。幸好有週末，活着好像就只爲等週末到來，會齊竹林七賢，開兩張檯子，狠狠地搓三十二圈衛生麻將。禮拜一又來了，爬不起床的禮拜一。但是禮拜一既來了，你想，週末還會遠嗎？九點上班。五點下班。生活啊，你有什麼好說？讓我們面對現實，你要供應你一家大小的衣食住行，你怎麼能逃避這種天經地義的責任？你父親不也是那麼忘我？你父親的父親不也是那麼忘我，你父親的父親的父親啊，你的夢，你的舢舨舟早就褪色褪得認不出了，你連想一下的耐心都沒有，更可能連夢一下的勇氣都沒有。五十有一，你老婆說，還幼稚什麼？有朋友遠方來信，附一張三十二人的全家福，你興高采烈，拿去給你的老婆看，明天我們也去拍一張威風一下，你說。可惜你老婆不置可否，眼睛死黏在牆角的蠢箱子裏。怪誰呢？螢光幕上歡樂人間多麼熱鬧，你看這個貓王，都快七十了，還是青春常駐。新聞報告。有人竭竭力嘶地呼籲大家留長髮。留長髮。因爲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是長髮齊肩，都回到希特勒以前的原來樣子了，誰喜歡和希魔牽連在一起？我們雖然不算先進國，這一點絕對不能落人之後。短髮是墮落的象徵！有爲的青年是不會留短髮的！不會自甘墮落的！夜深了。喝一杯啤酒然後上床，啊哈你沒刷牙！你老婆說。於是你走進浴室，擠一截白素定，兇兇地刷兩分鐘牙齒。回到床上，你老婆又說不要啦，今晚好果。你才不管呢。這個藉口你聽過七千五百次了。後來你們採用男上女下，從初夜到今天，有史以來大家都認爲是正統的男上女下。衝刺。衝刺。你老婆在你耳邊呢喃。百貨公司的大減價都是騙人的。米三角九還是三角九。花生油五毛七還是五毛七。衝刺。衝刺。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種那麼多菊花。種菜還可以吃。種花都不可以吃。

沒有高潮。

那絕不是我想過的。如果你雙眼不睜大一點，你就會莫名其妙地走進那個多

少人走不出來的生活迷宮，永遠迷失在充滿各種滑稽和醜惡的怪臉的哈哈鏡裏。這個世界有太多牛鬼蛇神，於是你也學會變魔術了。你一天天蒼老，眼越睜越大，胆越來越小，後來就索性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做人要不方不圓，又方又圓，爲了生存，我們要一隻眼張，一隻眼閉。張老師的人生哲學在你耳裏迴響。張老師多麼成功，小學模範學生，大學籃球代表，方帽子戴了，中學孺子牛。結婚以後，褲帶鬆了一節又一節。有一天也升任校長，三級跳跳上政治舞台，做一個什麼區議員，反正席位多的是，民主社會嘛，誰都有機會當選，不過如果你是俊傑——識時務的，不是雪地冰天，渴飲雪，饑吞氈那種，太沒保險了！——機會當然更多一點。生活。生活。做人要不方不圓。又方又圓。

我那麼多嘴做什麼？我爲什麼那麼不滿現狀？是不是我永遠不會成熟？成熟了我才不會老是失眠，才能守份守己，做一個機械社會的良好公民？我跟你說，這樣下去，我多數會發瘋的。輕一點，找一個精神病醫生，硬硬的把一大堆煩惱和秘密連同一張張大紅大綠的鈔票塞進那隻愛理不理的手裏。作繭自縛。他說。你應該看開點。

哈。

所以你看，我怎麼寫得完那封「鼓勵」你的信？我連多看一遍的心情都沒有，我不能再自欺欺人。選一個良辰吉日吧，我只能這樣說，八十度的天氣，濕度五十巴仙，風時速五哩，我推出我的舢舨舟，向我們朝思夜想的小島航去。你來嗎？我會很高興的。如果你也能放棄你的詩云子曰四書五經，濟慈雪萊卡繆尼采；以及縫滿暗袋的燕尾服、無中生有的鴿、離奇失蹤的兔。還有收音機、還有塑膠袋，我更歡迎。

（寄自悉尼）

尺蛾，芋麻蝶與其他

一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二
禮拜六早上十點。他在被窩里懶睡。晚秋天氣，窗外灰濛濛一片，昨晚的殘雨還時斷時續。隔壁那條拳師狗忽然沒頭沒腦吠起來，然後大門的鈴聲響，勉強換衣起床，走進走道里，那一個臭蛋這麼早擾入清夢，臉黑黑地把大門一把拉開，「早安早安」，原來是郵差，手握一卷圓圓長長的郵包，掛號的他說，請你簽名。郵差走後，他到廚房里沖一杯蜜糖，喝了兩口，清醒一些。把郵包打開來，鋪展在眼前的是一張藍底色表面透明的塑膠布，上邊釘着五十隻扁扁平平，疏密有緻，色彩鮮艷，軀體紙做的「台灣產蝴蝶」。這不是真的，他想。……你舅舅到台灣日本渡假，買了一個不知道甚麼花的手提包給你，一套洋裝給你妹妹，一個鎖匙圈給你父親，一本日記簿給你弟弟，這張蝴蝶標本圖相當好看，他說送你：……

這不是真的，他想。兩眼盯着那隻最大最醜的蛇頭蛾，腦袋里一片混沌。忽忽把信看完，手扶在沙發椅背上，轉身坐下來，也不知道是笑好，還是哭好。

三
「看完Collector以後才吃晚餐，妳說怎樣？現在去吃太遲了，忽忽吃也不够爽。過後我再帶妳到十字區一帶溜溜，也許喝杯咖啡。現在幾點了，妳不餓吧？」

她說現在六點十，不怎麼餓。他們到票房里買了票，到牛奶吧里要了兩根草莓冰條。華燈初上。他們一邊走，一邊吃，看櫥窗，看急不及待搶巴士搶火車回家的灰毛衣和白領，看開始湧進城里來的花衣與長裙，看車。繞了好大好大的一個圈子回來，卡通片才剛剛開映。

四
那一年他小學畢業不久，升上初中，對幾何、三角、物理和化學等新科目一點興趣也沒有，除了生物。你看，他喜歡貓，喜歡星魚，喜歡蝴蝶，喜歡蜂，總之一切會動的，除了蜘蛛螳螂。下午一放學，拿了那個捉魚用的網就往外跑，在後山的草叢與花樹間追捕一隻隻美麗的可愛的蝴蝶。他用大頭釘釘在發抖的蝴蝶胸口里，釘不正，拔了再釘，拔了再釘。再用跟同學借來的裝滿麻醉劑的管針紮進蝴蝶的屁股里注射，然後睜着眼睛看蝴蝶抖着抖着死去，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感受，也不覺得有怎麼殘忍，一心只想着將來怎麼把乾了的翅膀展開，怎麼把蝴蝶裝在一個個小巧玲瓏的玻璃盒里，怎麼用玻璃盒裝飾那面剛上過白漆的牆，怎麼自己日夜欣賞，朋友讚嘆。你看，這種製蝴蝶標本法是他聽幾個高中生隨意閒談的，而他也就全信了。這樣子收集了三十幾隻蝴蝶，裝在盛恤衫用的紙盒里，塞在床底下。幾天過去，他偶然追蹤一隊形跡可疑的螞蟥兵追到床底，打開紙盒，幾百隻螞蟥嚇得東逃西竄，而他的蝴蝶，他的蝴蝶已經被咬得支離破碎，還沒有上過展翅板呢，一下子眼淚都來了。

五
晚餐以後，他又叫糖水荔枝。他最喜歡荔枝了。以前他學校大門外有好幾攤冰水小販，黃梨水豆花水仙草水甚麼水都有，他只喜歡荔枝。她從來沒吃過荔枝，聽也沒聽說過。本來

打算告訴她一些楊太真怎麼貪吃荔枝的故事，但她吃了只說：「啊，相當不同，太甜一點，我不曉得究竟是喜歡還是不喜歡。」也就算了。過後他們到十字區去，那里熱鬧才開始。

數不清的行人數不清的車輛賣花的賣報的賣水果的賣黃色書的賣衣服鞋子的白羊毛地毯袋鼠皮手提包手製回歸器妓女與警察醉漢與 人妖救世軍的歌聲花童們的吉打衣黃袍剃髮的 Krishna 們的錢鼓與吟哦噴水池脫衣舞大腿酥胸芝加哥的音樂浪一般衝來衝去霓虹燈轉着緊張的紅藍黃綠在頭頂上衝來衝去十幾個地獄天使駕了電單車在龜行的車輛間衝來衝去啊到別一個地方去吧，她說，我不喜歡這裡。

六

登上小舟，他和他的同伴向前邊的小島划去。剛睡醒的海鳥，在曙色里沿水面低飛。古艦在他們背後，孤單與黑暗，擋在逐漸爬升的朝陽前。而鳥是青翠的綠，而天是陰鬱的藍，「你說會不會下雨？」他的同伴說。划多兩下，就擱淺了。

涉水走上沙灘。幾千隻鮮黃色的蝴蝶魚，在淺水里排隊游泳。從沒有看過這麼古怪的鳥。樹是清一色的尤加利，沙是清一色的細小與滑，「動物也是清一色的食草類，」那人說。「沒有那種吃肉的吃人的虎豹豺狼，連一隻貓，一隻狗都沒有。」那人從樹林里走出來，衣飾華美，鵝黃色的緞衣，胸前掛一排五色斑斕的小旗與徽章。他在電視上看過他，報紙上最寫他國里的種種暴動、強姦與貪污新聞。轉頭看他的同伴，同伴一臉狐疑。

「我在這裡住了十個月，準備再住十多年。」擺着滿胸的徽章走上前來。「我住不慣熱帶森林，太多危險的動物植物與毒瘴。這種平靜的小島，沒有蜘蛛，蝎子，甚至豬籠草，在熱帶那里找不到？每天我們吃飽了，坐在草坪上，看袋鼠跳躍，無尾熊爬樹，聽古克不拉鳥神經質的笑，舒服得像神仙一樣。」他和他們握握手，點點頭，再鼓下掌，樹林里走出來十二個高高低低爬樓梯一樣整齊的小孩，和一個紅裙及地、結髻的濃粧女人。他在雜誌里看過她的，時常在時裝欄，公益慈善之類的場合里飛舞的女人。「俄國女人又高大又粗壯，可以欺負她們的男人，可以指揮他們做任何事。」她說過，他記得最清楚。她笑得那麼甜，那麼可親，左手抬高，把髻子扶正，「請原諒我這身打扮，」她說，再挽挽肩頭上的兩隻蝴蝶袖花，「深山野地，穿粗衣慣了，沒想到今天會有客來。」十二個玩具般的小孩張圓二十四隻玩具般晶瑩空洞的眼。她伸出白白滑滑的手，他們識趣地淺吻一下，一直香到骨里去了。這一定是柔荑了，他想。

「下午賽馬，電視有現場轉播，跟我來，」她說。她帶他們走上樹林里的小徑，「我的嗜好就是賽馬了，家父馬廐里有良駒數十匹，騎馬也是我的嗜好之一。」她腰背上的蝴蝶結搖着搖着，「跟我來，」她說，摘一朵附長在樹幹上的蝴蝶蘭插在髻子里。遠遠一隻天堂鳥，繞着一串長春藤打轉，開一張黃黃白白細細柔柔的屏，唱一種笛子般清淅流麗的歌曲。「跟我來，」她說。走出森林，前邊有一片平得可以燙衣的高爾夫球場。「而高爾夫是我唯一的嗜好，」他說。「我太太不熱中此道。等下看完電視，你們一定要陪我玩玩。」坡頂有一座乳白色古色古香的洋房，有花磚砌的石級從球場的一端通到屋子前邊的噴水池周圍。大門前，走廊里四根三層樓高的以沃尼亞柱子旁站着四個穿縷花夏威夷恤衫的僕人衫脚扁扁地亮在褲子外邊。「今天有客，」她說，「殺兩隻雞，兩隻鵝，一隻孔雀和一隻天堂鳥。」他和他的同伴大吃一驚，吱吱唔唔，不曉得說甚麼好，只記得好像他推搡着甚麼不曉得玩高爾夫，同伴說沒騎過馬，再見也沒說，往後拔腿就跑。留下那人，與他的排樓梯般的孩子，與他的木偶般的僕人，站在走廊里目瞪口呆。與他的鐵蝴蝶般的太太，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拼命搖頭，拼命頓腳。

七

有霧。玫瑰灣海上一片模糊。他帶她轉過許多草坪，許多停車場，許多大小街巷找不到一間還沒關門的茶座或牛奶吧，只好回到河堤邊，在石椅上坐下來。第一年他到這裡，在這一帶住過幾個月，也會到灣里划船和釣魚，在對面不遠的鯊島上敲鑼，和啤酒大口大口喝，醉了瘋了，跑進海里，說要游回去，給朋友們死命拉回，他們說這一帶海里擠滿水母和鯊魚。怎麼美麗的小島，怎麼美麗的海灣，他想，怎麼美麗的童稚與癡狂。

有霧。石椅寒意漸深，鞋尖也濕透了。他替她穿他的毛衣，他說他還有一些話要告訴她。催眠一樣的潮聲在耳邊輕響，河堤里那水流了又流。

愚人節那天，剛好禮拜六，他們開車到五十哩外的野人谷里溪澗開野餐，也試試運氣，釣一些狡猾透頂的鱒魚。前兩天一定是下過雨，溪水的泥黃好濃，一條魚的影子都沒看到，反而讓岩石與對岸的樹叢划走四五個魚鈎。半個下午過去了，正想把鈎竿收回，「啊你看你看！」她在下游的岩堆里一面叫一面朝上游一帶亂搖亂指。他把頭轉過去，在離他身邊不到十步，上游溪水轉角那里飛出來一隊白色的粉蝶，那麼小，那麼多，沿溪水，經過他，經過她，從上游翩翩飛來，往下游翩翩飛去，不曉得幾時開始，也不曉得幾時才會歇翅憩息。他們看得呆了。一個鐘頭過後，那支美麗的粉蝶隊伍才慢慢轉小。傍晚時分，他們收拾東西上車回去時，還有一兩隻遲來的粉蝶，沿下游一帶撲撲撲撲舞過去，從從容容，一點也不顯得倉惶，夢仙一樣飄渺與神秘。

回到家里，他們把車廂里的雜物搬出來，忽然發現一隻孤零零的粉蝶，靜靜地站在車座後邊玻璃窗下的角落里。他用一片葉子輕輕撥牠，牠只拍拍兩下翅膀，又站在那里不動了。

「一定是累了。」她說。

他們把粉蝶移到屋里，在燈下仔細端詳。白色的翅膀上有許多左右對稱的小圓點，浮在淺淺的銀鱗鱗，像印出來的一樣精細。

「我們這里只是牠旅途中的一個小站，」他告訴她。「睡過一晚，明早太陽出來，牠一定會飛走的，妳不用担心。」

「你說牠會飛去那里？」

「不外是公園，人家的後園一帶，我不知道，有花的地方就是了。」

「野人谷呢？你說牠會不會飛回去那里？」

「太遠啦，五十多哩，開車都要老半天，牠們那麼斯文，飛飛停停，半年也飛不回，何況牠們壽命也有限，活不到幾天，飛飛飛飛到一半掉下來死掉才好笑！」越想越好笑，他就笑了。

而她臉上一點笑意都沒有。「牠的同伴呢？」

「牠的同伴怎麼了？」

「牠的同伴會不會想牠？牠會不會想牠的同伴？」

「蝴蝶不是人，沒有大腦，不會『想』。」

「你又不是蝴蝶，你怎麼知道？」

他聽了又笑笑。再說下去也沒用，他知道，認識她這麼多年，她最拿手這種莫明其妙的「討論」。她一聲不響，開了門，走進後園，捧着一把素馨回來，把粉蝶放在花叢里。他明白她的意思，她不捨得讓粉蝶飛走。她想把粉蝶訓練成她的寵物，像她以前救過的數不清的鴿子，烏龜，貓狗和愛鳥一樣。但有誰聽過養蝴蝶為寵物的？太可笑了。

第二天他從公司里打電話回去，她說粉蝶還沒飛走。事實上粉蝶連翅膀也沒開過一次，還是那個老樣子站在花叢里。一定是病了。她要他打電話到獸醫那里探聽有沒有打救的方法。太可笑了。但他沒有拒絕。打了幾個電話，沒有人曉得醫蝴蝶，都以爲他在開玩笑，發神經。

後來她把粉蝶移在一塊手掌般大的棉花上，四周圍着素馨，木槿和菊，盛蜜糖的小碟，與帶露珠的葉子。「睡棉花比較舒服，」她說。九天過去，也沒看過粉蝶在他們面前吃過一次東西，開過一次翅膀。「也許是害羞，」她說。第十天早上，一到公司里，接線小姐說她打來三次電話，聲音不大對勁，問她甚麼事，她說不要緊。趕快打一個電話回去，她在另一頭抽抽搭搭：「粉——蝶——死——了。」

粉蝶死了。死得好安靜好淒楚。太可笑了，爲一隻死蝴蝶難過。只是爲甚麼他會答應她，週末再到野人谷去？他替她摺一艘扁扁瘦瘦的紙船，把粉蝶放在船心里，把小船放在溪水上，漂着漂着向下游流去，把眼角的一小點淚珠擦走。

九

一種塘鵝般笨拙的清道車，拖着兩把團團轉的大刷子，在夾蒼白路燈與枯瘦白楊的街道間慢慢走慢慢掃慢慢走。「妳看那隻黃色的怪物，」他說，「好像是太空里飛來的，像披頭們的黃色潛艇一樣充滿象徵性，童話里才找得到的可愛的東西。第一次看見它，也是在這種

時候，這種街巷里，我立刻有一種重遇故人的感覺，以後每次看見它，我心里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樂，「她就笑了。」我知道，我知道，妳說過快樂這兩個字怎麼空、怎麼濫，但除了快樂，我找不出更基本、更原始、更純樸的字眼來形容我的心情了。」他把車子停下來，看那輛像坦克的清道車從前邊走過來，經過他們，走過去轉進後邊一條黑洞般的窄巷里，留下滿地閃閃發光的水跡，與漸行漸遠的沙沙沙。沙沙沙。

沙沙沙沙沙沙沙。

到她家門前，把車停在街燈下，把車燈熄了，「妳說呢？」他問。

她把臉轉過來，亮晶晶的眼珠盯着他，像要看穿他一樣。「你與我說甚麼呢？」挪揄？同情？迷惑？他不清楚。她脫下毛衣還他，抖抖長髮，拉整衣袖，把胸前的銀項圈收進衣領里。「等一等，」他說「那是甚麼東西？」她把收進去的項圈再掏出來給他看，一隻鑲小鑽石的銀蝴蝶，傍着外邊斜射進來的燈火熠熠生光，像真蝴蝶一樣美麗。

「捉緊牠，」他說。「別讓牠飛走。」

兩分鐘的靜默以後，「明天見。」她說，開了車門，走進磚籬里。她在大門前掏了半天鎖匙，開了門，背着小小的走道燈光，身影小得可憐，眨一眨眼就會消失得不見踪影的樣子。她舉起左手，揚啊揚，換過右手，再揚啊揚，兩隻袖子那麼長，那麼闊，水一般輕盈，翅膀一樣嫵娜，他今晚第一次發現。

一股寒意，隨她驟然關緊的大門直逼過來。冷過玻璃窗。冷過鞋底。冷過脊椎骨。冷進頭頂。

回去一路上他腦袋轉得像走馬燈一樣。她和她的銀蝴蝶老在他眼前隱隱現現。今晚又沒喝酒，怎麼那麼虛浮？打開收音機，有人在哼山頂上的愚人，只聽一段，他就忍不住叭一聲扭掉，心里恍恍惚惚，若有所失。轉下玻璃窗也沒有用，風刁直削他的臉，張開喉嚨，想要大大喊叫一下，啊了半天，啊不出甚麼花樣，又無可奈何地回到繭內的絲網里。上了床，閉起眼睛，他的夢又來了。他這個人夢最多。只是今晚稍微不同。今晚的夢沒有一個是連貫的，有喜有悲、天真、恐怖與荒唐。整疊整疊的只有小丑的撲克牌。戴金色耳環的紋身海盜。梅蕙絲的沙鐘身裁。幻想的尊連儂。幾隻黃蝶。幾隻黃蝶。幾個尺蠖、亭麻蝶與其他種種數

不清、分不開、提不牢、辨不出甚麼顏色，模糊與不可名狀，看了頭好暈，水母般浮腫，毛虫一樣柔軟與滑的流質物體，小時候吃太飽宵夜，就會在夢里追趕與恐嚇他的東西。零星星星，一段又一段，沒有頭，沒有中間，也沒有結尾。還有那個白白胖胖，懶洋洋的莊周，頭戴一頂銀冠，身披一襲白袍，綢綿綿的縫滿圓補釘，一動也不動，坐在花叢里發呆。

你說好不好笑？

（悉尼·七二年月七）

棕櫚出版社

出版書目

宋子衡著：宋子衡短篇

（小說·已出版）

冰谷著：沒有黃昏的日子

（散文·整理中）

每冊訂價馬幣二元（連郵）

訂購處：Ng Neoh Leng,

153 Jalan Tanah Liet,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幻

Let come what it may
Should that be a delightful tale
or a tragedy, For
No move is wrong
No move is right
Every move we make
Is the way of life.

一·日記

我認識一個人。我的命運便邀請我去參加生命劇院裡的一場遊戲。本來我一直叫自己不要去，但我喊我叫，我不是我，我聽不了。我便因此而開始了。

我認識一個人，一個值得我幫助的女朋友。我認識她一年多一點，她是我去年的同班。上兩三個月我花了不少的時間爲她及她的弟弟四處奔

跑。她的弟弟最後還是被宣判進入感化院一段時期。不知他那花錢送他出國唸書的父母的感受如何？爲了逆性的弟弟，她日夜操心，臉上終日掛着鬱抑的面紗。她的功課也因此而落後。

她說我是唯一明白她的人。她也明白——至少她肯聽——我說那些在旁人、在「正常人」耳內是胡說的話。去年我們認識時，她很少跟我說話。其實我們都不是多話嘮叨的人。今晚通過電話我們却談了許久。她說她以前怕跟我說話。我說我也知道這一點。我是個連自己都怕的人，何況是一個女孩子啦？

「你是唯一明白我的人。」

「我很高興聽到妳這麼說。」

「我時常想得很多，不大愛說話。我知道我這麼不好，我並不想成爲這麼樣的人。但有時我却不是自己。」

「我也是這麼個樣子。只不過我相信我比你已走得更遠，落得更深的地步了。」

「你知道？我看到世界上的人都是戴面具，都是很會偽裝的一流演員。」

「妳說的未必對。可能是妳還未看到人群中可愛的成員。」

「或許是。」

「最好能沒偏見的多細心觀察。現在下定論還早。」

（人是很會偽裝的一流演員嗎？）

「唔！」

「我時常都不是自己。我愛文學與寫作。如果我要寫，要寫得好寫得有感情有感覺的話，我非得不是自己不可。我不懂得愛惜自己。我時常叫自己犧牲。我喜歡過那種很簡單即使那是很苦的生活。我常叫自己把身份降得很低很低。本來我的模樣就有點楞頭楞腦了，不是嗎？有一次，我剛剪了髮。朋友說：我不相信你是大學生，怎麼頭髮那麼短？我笑。他說：你看來很幼稚及無知。他說得那麼坦白。除了裂開嘴笑之外，我不說甚麼。我是無知嗎？」

「你，你不能這麼樣，這樣子你生活不了啊！」

「我不知道妳的話是否對。反正妳說了，我會去找個答案。妳知道嗎？我跟我的日記本永遠

不能脫離關係。一切都出於我喜歡寫，寫，寫，每天都得寫一點的緣故。……」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我想寫一本書。」

「哦那很好。我很想看妳的著作呢。我們都是同路人了，以後我們可以交換些文學上的見解。」

「我寫——我要寫的是自己十多二十年來的生活，及多年來堆積起來的感想與要說的話。我想從六歲那年寫起。老實說：這是我生平最大膽的嘗試。可有點戰戰兢兢。」

「寫本身是最聰明的開始。」

「我開始寫了數頁，寫得不滿意。」

「要知道寫一本書、或一篇文章甚至一行詩並不容易。」

「你知道嗎？你是唯一的人，唯一我向他說出這些話的人。因爲我覺得你了解及同情我。」

「或許我們都是同一艘船的乘客。」

如果我要寫的話，我可以把我們的對話全都寫下來，一字不漏。但我不要這麼做。我們的對話，至少已有她及我兩個人聽到了。即使是我自言自語的說話，我說不要寫時我也一樣不會寫下來的。（我是個那麼奇怪的人。）我寫，但我不能也不要去強迫別人讀我的作品。發抒可能是我寫作的動機吧！

她在學院，我在大學，兩處相隔十來哩。感謝發明電話的人。如果我感到寂寞，需要找位朋友說話時，她的及我宿舍裡的紅色電話，便把我們的說話帶給對方。紅色的電話機成了一種期望的象徵。

第一封信：

「柏松已到了數百哩外的一個地方去了。這兒只有妳可讓我發抒心裡的話。至少妳願聽我說的話。不知道妳是否明白我及我所說的。」

等 等 等 等……

一個電話。第四個秋季的晚上。風很強很冷

然後——

「我想我應該立刻寫這封信。不然的話，明早醒過來時我便會改變主意。」

我沒權那麼樣花費妳的時間。我要嘗試不再時常給妳電話了。我不要再告訴妳我的思想，因為那對妳不會有甚麼好處。我是個奇怪的人，因此我所想的種種也是那麼怪詭不真實。

我會嘗試不要想得太多，如妳所說。妳也必須這麼做。

讓過去的過去吧！妳說。

讓應該發生的事發生吧！我說。

如果妳真得需要別人跟妳說話時，妳可以告訴我。當我要跟別人說話時，我會跟自己說話，因為我沒權花費妳的時間。」

想很平靜地渡過一天的，但現在埋頭燈下，唉！我心裡不知又怎麼了。不知道是我疲倦了，還是我真得那麼絕望，總是不能擺脫心中的納悶納悶納悶。（心中的納悶？）至少已有兩個人說我在折磨自己。

柏松說：你在折磨自己。我笑。

芳說：你在折磨自己。我否認。我說不是。你這麼樣是不能够生活的。我說那叫我怎麼辦呢？我嘗試不要折磨自己（如果你們都這麼說的話），但——

在大學裡，我寂寞的一個人攜着一個影子，因為我叫自己孤獨。社交嗎？我不曉得。朋友說我在人的場所便顯得十分不自然。我也知道在兩個人以上的場合（除了是很要好的朋友外），我的舉動便顯得笨拙。我除了叫自己堅強外，也使到在場的人却感到一種緊張的氣氛的存在。我往往便因此叫自己退縮，好使大家能輕鬆的交談。叫我樂觀點（我並不是個悲觀者），不要整天沒笑容死板板的，或是叫我多參加活動，我都可以去試。但——不一會兒我還是感到不好，一下

子便回到老樣子。

還是算了吧！

讓我寫一首詩，寫給那時常鬱鬱不樂的芳。

對她 我有一種感覺

我 不知該怎麼去抒發。

要給芳說的話 只有在靜默中方可感覺到

讓我們靜靜的走

讓我們靜靜的坐着

那是不需要言語來形容的靜默

我們可以感覺到 感覺到對方的說話

那種感覺便是詩般的說話了。

但是，可怕另一種感覺！

我是在玩一場不會有好結果的遊戲？

啊！（我是劇台上的演員！）

這可怕的感覺呀！這可怕的可怕

又叫我退縮

又叫我折磨自己了。

我應該這麼樣下去嗎？

不要問我不要問我不要不要不要

「一個在求學的青年，寫出如此灰色消極的文句，實在可惜。你是在求學時期。切記切記。」

——父親——。

够了够了，不必教誨我了。

是我叫自己改變。我不會叫不明白我的人要我改變的。

爲芳着想（我太聰明？——一個自我諷刺。

），所以我說：我要說話時我會對自己說。

我沒權花費妳的時間。

（我是在寫羅美歐與朱麗葉？？？）

不寫了。此篇沒有開始，

此篇寫不完的詩。

我真的很想在日記本裡寫一段美麗的故事，但我怕。可能我已開始記述那故事而自己猶來發覺。我懼怕得很不合理由。我想先要弄清楚故事該怎結束時，一種無名的恐怖便會很快的統治我，叫我不敢繼續去想它。但更奇怪的是我總會去想，不斷的想，而甚麼都想不通。——我知道自己又在矛盾了。

（忽然間，我感到的心情十分沉重。前一分鐘還好好的，現在我不知又怎麼了？）

晚上十一時一刻。時鐘在滴滴滴滴。

沒心情寫了。不知該做甚麼。不應該太消極

——媽說。我是消極嗎？我不曉得。不過我想我並不消極。我只是——只是——很奇怪而已。

滴滴滴滴

爸說我有灰色的人生觀。我有灰色的人生觀

嗎？不曉得不曉。

真的

不寫了。不能寫，不能……

月圓。走在淹滿月光的孤巷。夜已深了。我的影子走在我的前面。

曾有一次一個疲憊的靈魂

沿隨着孤寂的街巷

縫綴着月輝下的影子。

Once there was a tired soul
along the lonely lane

sewing the moon-shone shadow

月光是淡淡的，那麼幽柔自然的光輝。孤守街道的路燈失去顏色。今晚不需要你們了。月圓，無雲。星星棋佈。祝我有個美好的月圓之夜。想起月圓狼人出現的故事。——那沒意思，還是忘了狼人吧！月圓之夜，我要記載一頁有意義的月圓日記：

「甚麼是友情？」

親愛的朋友

甚麼是友情

那是許多樣東西……

那是一種感覺，完全

自然的一種給予對方的感覺。

拋棄所有的裝假以及

羞臊，只要成為你自己。

那是跟對方分担

所有大及小的事情

快樂及悲哀，歡笑及流淚。

那是需要對方

明白你多種的心情

在你失敗時支持你

當你最需要他時，跟你在一塊

給你一些鼓勵，

一個微笑及一個關懷的眼光。

我怎麼知道友情是甚麼呢？我知道因為你是我的朋友，而你是這所有的一切。（註）

——給邦斯

芳寄。」

好美麗及有義意的卡片。

所以廿九日星期三

我便寫了一頁月圓的日記。

（月圓之夢：甚麼叫

友

友

情

友情友情。）

（註：譯自某一張復活節卡片。）

●美麗的詩歌

在一個月圓之夜

我要寫一首歌——一首美麗的詩歌。

不寫給誰。不寫給自己，

我只為寫一首美麗的詩歌而寫。

我是個追求美的人：

美麗的詩歌可以給我美麗的感覺。

為甚麼我要寫一首詩歌呢？

因為我接受了一個人及許多許多人給我的愛

心。

因此我要詩頌人類相愛的精神。

這愛呀！如此美——是無敵的。

愛你的親友們。愛你的鄰居。更愛你的敵

人。

愛的鋼鍊，把人群緊緊的束縛。

愛的力量，誰也破不了。

忘了復仇吧！忘了妒嫉吧！那能聽到我聲音

的人。

如果你不明白我的話，

那，讓我給你唱首美麗的詩歌。

讓我在你的心田播下愛的種子。

允許我。

美麗的詩歌是不用字詞的，

那是一首無詞的歌曲。

人與人之間的愛是不用說謝謝及對不起的，

那是一種只可感覺到的感覺。

聽我說：在你我他的心田裡，

愛的種子早已在創世時播下了。

只待我們去耕耘，只待我們去關懷，

愛的花朵便可長根，可出葉，

愛的花朵便可無限期的盛開，長高……

——那是一種可摧滅萬物的力量。

所以我說：讓我為愛作一首美麗的詩歌。

讓我們唱出心裡愛的神曲。

讓我們把沒愛及不會愛的人都迎過來，

隨我們唱首美麗的詩歌吧！

●無題：一種靜默的言語。

亦明白我這獨創的

靈魂之間的交通媒介嗎？

不必說甚麼，妳。

那只有我才明白。

要是妳屈強的說：我也明白了。

我——該怎樣想法？

那是一種感覺，

一種自然的感覺。

我不能幫助妳誰都不能幫助妳培養那種自然的感覺。

我信任妳的說話，

因為妳說我明白妳。

我——第一次（不會有許多次的）

第一次有如此一種自然的感覺。

我怕——怕不善之終。

我甚麼都可負受。我自己一人負受。

但我怕，怕妳負受不了。

走在一段叫「時間」的旅程中，距離一日一日的縮短。

我怕我會離開妳的。

我離開之後不知道妳又會怎麼想法。

「友情是一切大及小的事情

是分坦快樂悲哀歡笑及流淚。」

妳可以分享我的歡笑及快樂，

但我却不願叫妳分坦我的悲哀及流淚。

我却會很心滿意足——如果我發現

妳真得能承担起我的流淚及悲哀。

我會十分感激

把悲哀及眼淚都忘了。

這是一篇無題的詩歌——一首美麗的詩歌。

我甚麼時候會向別人說得那麼坦白，那麼直

率——把心裡的話絲毫不保留地說出來呢？我問：如果我們這樣下去，妳可想到有甚麼不好的收場嗎？

我為她回答：恐怕不久的一天，我得離開這城市，回到家園去了。那時我會因為離開一個我可以說坦白的心裡的話的人而感到痛苦。我是那麼敏感，我怕的是妳比我更難受。

話是說得坦白了。但難道我們就這麼一下子分手嗎？（我這矛盾的生物！）我想：要是我突然不存在了，對方不會是好受的。現在她快樂、有歡笑、有期望、有和平，雖然她經過許多波折，也吃了不少的苦。她的家庭在數千哩外，而我只在她只有咫尺之距離，所以我給她鼓勵，我一直站在她的邊旁，幫助她、關懷她、指導她。在別人面前，她會因失意而流淚。然而她從未在我面前流過眼淚。沒主意時，她會望着我（芳的眼睛會說話），渴望地等待我的指示。我給她我的意見，她便笑了。在最失意之際，她也會跟我一起笑的。笑，便把失意及不樂溶化。然後便開始寫新的一頁。現在，芳不像數星期前那麼惶惑無主。她重生的信心，把先前的厚霧拂開，使她能分辨出該走的方向。所以她不再是失意及不歡樂的芳了。

「愛並不等於了解。」我們可以在未了解一

個人之前去愛他，並不為甚麼，只為愛他而去愛他。人永遠是沒有能力去控制愛的感覺的滋生。我們感到愛已在我們內已滋生時，要消滅它忘了它已太遲了。同樣地，愛並不是件可以在工廠裡製造出來的物件：我們不能強迫地去製造愛的感覺。柴科斯基說他可以娶那瘋狂愛他的少女，因為他不想令她失望。他說：我可以學識去愛她。因此造成柴科斯基以後苦苦的逃避他的妻子。結果這種愛的誤解把他的妻子送入瘋人院，而柴科斯基也永遠被他的錯誤的黑影籠罩着。看吧！愛的力量是多麼的大：愛就好像火，也好像水那般般，可以救人，同樣可以殺人！

世界上真得有人了解我嗎？一個發不可能的夢的人，一個望遠不顧近的人，一個連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人，敢望誰來了解呢？不望誰能了解我，只希望別人能嘗試了解我。我是人，而人是善變的生物。人的性情並不靜止，而是像活火山裡溶岩那樣永遠在沸滾，永遠在活動。因此，要是我被了解了一半或是更少，我已滿足了。跟我說坦白的話，也聽我說直率的話，那便算是「嘗試了解」的初步。我愛問為甚麼，我也愛聽別人問為甚麼——真正的問為甚麼，問了後也去找答案的那種為甚麼，不是問了為甚麼便算了。芳是不是一個在嘗試我的人呢？

我的靈魂去了甚麼地方？天！告訴我，我怎麼會整天行屍走肉？講師講了些甚麼？我從演講理解了些甚麼？我真得有出席今天的兩節（還是四節？）的課理？

失魂了整個早上。從大學逃出來時，已近午後三時了。肉體的飢餓，內己的空虛。填飽肉體，而那種空空洞洞的感覺會更明顯，更叫人不堪忍受。因此，空着肚子不管。下午到學院找芳不着，想她還有課。這一來我更無主了。背着西落的之夕陽，我在街道漫遊，數着自己的步伐，估量着走在自己前面的影子。晚上怎麼過呢？我問自己。我不知道因無意碰到行人而說了多少次對不起。

黃昏，我的本性叫我走到芳的住處去。我也沒先通知她一聲，便去敲她的房門。人與人之間的空間焉是有質的空氣及無質的言語所能填充的？不曉得我給她許了些甚麼，只覺得空間的輕微振動，一百二十分鐘便過去了。芳明白我的心情，所以她毫不吝嗇她的時間，陪了我兩個小時。多謝她，我的心井裡無故泛起的波濤漸漸平定下來了。我找回了靈魂，找回了自己。跟芳說再見時（我多麼渴望我永遠不必跟她說再見！）的我跟先前的我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不再失神無主了。我一定寫信給芳，告訴她：

「從妳的房間出來後，我預備做任何一件等待着我去做的事。以後的幾天我知道我會盡力做事的。跟妳相見及談話，對我是有那麼重大的意義。」

很疲倦，很疲倦。

明晨給我一個電話，可以嗎？

明晨給我一個訊息，可以嗎？」

二：一個轉捩點

在大學忙轉了一天。回到宿舍，朋友告訴我，芳會來了個電話給我。我問那朋友：有留下甚麼話嗎？他搖頭，笑着說：很可惜！沒有。給她打個電話不就行了嗎？緊張得昏了頭腦？

接電話的是芳的屋主。他只冷冷的說：她離開了。起先我還以為芳只不過出外一會兒，所以屋主說她離開了她的房間。但，有一奇怪的感覺無故地在我體內滋長。我想到有點不對。趕忙再給跟芳同住的另一位朋友通個電話，我才知道她在早晨一聲不響的搬走了。搬到甚麼地方她誰都沒告訴。這一來我可慌了。雖忙了十二小時，我的腦細胞及思想中樞不能休息。我咒咒自己：嘿！真糟！芳給我電話時我又偏不在。我盲目的猜測：她會搬到甚麼地方去？從芳最要好的朋友

那兒，我總算得到芳大概的去處。

已近十時了。空着肚囊（十個小時沒進食），換了兩班火車，才到達那地區。但我却太糊塗、太慌張，而時間又迫得緊。結果在十一時三刻，我得放棄繼續追查。我得趕上最後一班火車進城，不然我得流浪街頭六七小時了。

在我踏上進城的火車時，我回頭對那黑暗及陌生的地區說：你把我的芳吞嚥到甚麼地方了？你——魔鬼！明晨我會一分一寸的切斷你貪婪的肝腸。

這一晚，便在思潮澎湃的無眠中渡過。

總算找到她。呵！她又不快樂了。她的環境很糟。那不該是芳應該到的地方呀！對她對我，那地方生疏得很。她的房間十分齷齪，就好像是個小貨倉那般，近門處及窗口處堆放着好幾個舊櫃及破箱子。芳的三個皮袋則放在桌子上。那是一所只出租房間的老建築，男女都有，包括各式各樣的身份。她怎麼會跑到那兒去呢？

我見到她時，她木頭般的坐着，不理不睬。

她紅腫的眼睛告訴我：她哭了，受委屈了。

「告訴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

「是甚麼回事？芳，告訴我。」

「但——但——，不是現在呀！」

「妳吃了早點沒有？」

（搖頭。）

「妳昨晚就這麼坐着？妳沒睡嗎？」

（沒答案。）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旁邊的床。那是張雙人床。沒床單，只有兩張被。房間大，沒半點暖氣設備，昨晚她怎麼過得呢？

「來吧！去吃點東西。」

她流眼淚了，第一次在我面前流眼淚。我不忍看到她受苦，然而，她不理不睬，叫我怎麼辦呢？我再嘗試叫她跟我到外頭走走。房間裡給人一種惡心的感覺。暗沉沉的。

「你可以讓我自己一人在房間裡嗎？你可以離開嗎？」

「那麼，我是否可以回來？」（我有點吃驚。但我明白她的心理。）

「你喜歡。」

「妳要我離開多久。」

「（想。）一小時。就那麼一小時。可以嗎？」

「好的。既然妳那麼說，我現在就離開。一小時後我再回來。」

我沒走開多遠。我只在房外逗留了一小時，想了一小時。想？噢！我甚麼都想不通。失落在一個無境界的宇宙裡的我，血液已不流動，心臟

在一陣瘋狂的鼓打後慢慢傾往永遠靜止之狀態，髮毛根根加重，然後蔑笑着脫離。我的軀體在段段支離：我感到茫茫然。我不知道一小時怎麼過去的。我再敲門進去。芳還是坐在床邊的靠椅上。她只穿着單薄的短衣，連暖衣也不要了！

「難道妳這樣不冷？」

（沒答案。）

她美麗的眼睛失去了女神的光彩。她石然的神情却又又是那麼——那麼——但！那是種純真的光潤呀！我的思想却超越不了殘酷的事實。那是具痛苦的塑像。不！那是個在痛苦怒海中掙扎的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那是我所愛的人呀！她的痛苦散播整個房間。孱弱的我失去了抵抗力，早已失去了抵抗力，疾染上芳的苦楚了。

「芳，告訴我究竟發生了甚麼嘛。」

「前天我在學院過得十分不好，心情惡劣極了。回到宿舍，讀了你的一封信，我——你明白嗎？那種惡劣的心情便飛走了。讀了你的信，我感到一種無名的快樂。我已好久沒得到那種快樂了。我自己一人在吃晚餐時，便一直在想，想。我忽然發覺屋主的小女兒在死瞪着我。我不喜歡那樣子被人死瞪着。她會破壞我剛得到的快樂。所以我叫她走開。屋主時常都把我看成精神錯亂的人。我——我是精神錯亂！他說：那麼妳離去好了。他們兩父女強奪了我得到的欣悅，我快樂

的自由。我恨他們。第二天，昨天，我便收拾一切，叫朋友找到這地方，我便離開那兒了。」

我沒話說。我相信芳。我相信那不是她的錯。

「吃了早餐沒有？」

（搖頭。）

以後的數分鐘，我問她甚麼，她總是絕望的搖頭。長髮散亂的披蓋着她的肩膀及面頰。不知有多少眼淚淹進那長髮了。芳是很痛苦很痛苦難道我就好受嗎？

「請你離開我可以嗎？」

「我會再回來的。」

「由你。」

我明白她的心情。我不再多說，悄悄的拉上門，離開了。我買了份報，到火車站坐了一個半小時，在那段時間內，我一直在廣告欄裡找空房招租之類的廣告。無論如何芳是不可以在那地方呆下去的。

我再回去，準備第三次聽她叫我離開。不過這次可好了。芳已穿整齊，打算暫時離去陰暗無生機的房間。

我雖然從沒唸過心理學，但我的觀察及我父母傳給我的一種「感覺」，使我明白別人的心理。好多次，我都準確的猜測到對方內有的感覺，然後以最好的方法對待對方。結果許多次我都做

青年人的畫像。天！我還以為那是她的哥哥！

（她沒抬頭。痛苦的暗影很快又落到她的臉孔。）

「我不否認那是個打擊。但我相信對我來說，那打擊並不如妳想像中那麼巨大。」

就像一葉孤舟航行於海洋。風漸大，浪漸高，雨漸深。每一分每一刻，海洋的顏色越顯越血紅。獨航於舟中的浪人，知道他以後的命運就只有掙扎與戰鬥。越掀越高的怒浪，狠狠的打到他的臉上，扼奪他的呼吸，玩弄他絲繩的力量。瘋狂的旋風撕裂小舟的布帆，嚼碎小舟的舵及槳。無情的黑雨欲看到小舟滿灌黑水而下沉，毫無憐憫地痛擊無助的孤舟及舟中的航者。

吹吧！打吧！狂瀾橫瀾。吹吧！呼——呼——！。可怕的暴君：可怕的怒洋！……

「你恨我嗎？請你——不要恨我。」

「我不會恨。我會告訴過妳，我誰都不恨，我誰都不妒嫉。我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人生的路程。我為甚麼要恨你呢？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也有一段故事。現在，我至少已明白我的這一段故事該怎麼結束。」

真的，我憑甚麼去恨芳呢？我該感激她那麼直率的把她那連父母都隱瞞着的一個許願告訴我

得對了。我却否認我也有錯誤之時。但我相信我不是普通的人，我有某種不普通的自然的賜贈，因此我便有一種責任。

跟芳先到餐館吃了點東西。然後出自我的建議，去看了場電影。芳的微笑慢慢回到她臉上，驅走憂愁的影子。

但——

那怎麼會是事實？那怎麼會呢？

晚上，我們回到看來更陰沉的房間。我開始跟芳商量明天到一所由天主教主辦的宿舍去碰碰運氣，或許可以找到較好的房子，也好儘快搬離此地。

「你還不知道我的另一半。」

「妳要告訴我嗎？」

（「喘喘。頭不敢抬起。雙手很不自然的翻動着一本書。」告訴你了，那會是個很大的打擊及震動。」

「我可以接受一切打擊。我訓練自己去承受任何一種震動。」

費了許久，她才收集足夠的勇氣把她的另一半——她的一個祕密許愿——告訴我。

就那麼四句話，那麼四根虎虎揮動的皮鞭，便把一個最死睡的生命鞭醒過來。

我聽了，深深的吸了口氣。我開始感到頭腦有點混沌。這時我才想到她以前的房間裡有一張

「以後的幾天對我可能不好過。但我會使自己想通及想開種種所會發生過的事。我會的。」

說這些話時，我心裡頭沸滾着一種不知名的感覺——很雜亂的一種感覺。

「我告訴你這些了，對你——怎麼——？」

「不會有甚麼的。（我對自己口氣的冷漠感到恐慌。）我以前太自私太慾求了，我現在該明白愛（我第一次在芳的面前用這個字。多麼陌生的字眼，但它的力量又是多麼巨大啊！）不該是自私的。以後我對人類的愛會更深了。」（我想得很快，想得很遠。）

「妳可以忘記我嗎？」

「（震動。絕望的搖頭。）為甚麼呢？叫我怎麼可以忘記你？不！」

「妳還是忘了我的好。（施暴的風、雨及海浪絲毫沒放鬆。掌舟的孤獨靈魂漸漸陷入昏迷狀態。他的所為已成機械化了。）——我的理智出賣我。我的說話已不是我的所有物。可怕的妖魔控制了我的心，支撐着我的說話。」記得我對妳不會有好處的。我不要再看到誤解及悲劇的發生呀！我並不恨妳。妳該明白，我一點都不會想到憎恨妳。」

「不！不！那是不可能的。」

三：幻

從今以後，就只我一人承受好了。你們去快樂吧！把過去的都忘了吧！去，去憧憬美好的未來。我看錯了。做錯事便得受懲罰。哈哈哈哈哈！就說我們以後永遠不必再見面再交談再見面再交談再見面再交談再見面——。都沒意思了，是嗎？應該不應該是我的事。倔強是我的事。愚笨是我的事。我所說所做所寫所表現的罵的想的笑的一切一切的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們不懂得就不來管我，可以嗎？

（爲甚麼我會跟自己說這些話？我爲甚麼會成這個樣子？不要問我！不要問我！）

瘋瘋癲癲，比神經院的病人更瘋癲。

圈外人，比卡謬的圈外人更圈外更圈外！

我是來自無名的地方，是個無名的靈魂，也只有無名的野獸才能了解我。你們是甚麼？你們——世界上所有的你們。是！是你，你不必裝假。也是他，他，及他。我的不說話，不跟大家打球，便是我的瘋狂。我的瘋狂，只叫我去寫日記，叫我走入黑暗之處，叫我不要說話，不要聽別人說話，不要看書不要玩不要吃不要喝，只要——？？？

我是個心理變態的狂人。

我是個神經病院逃出來的神經漢。逮捕我呀

知道了又怎麼樣？你能救我嗎？我是個神經漢呀！

打我一頓？沒關係。

關我十天半月？沒相干。

你不打我，我會打自己。

你不關我，我會關自己。

我早已把自己關在這地面上，太空下，宇宙裡的一顆叫地球的星球上的了。只可憐你，你還不知道原來自己早已成了地球上的囚犯？多麼值得我的憐憫呀。

不要寫了！不要寫了！永遠喊不完的。把日記丟開。不要寫了。

筆一丟

該是吃晚餐的時候，我才醒過來繼續寫我的日記。我不餓。晚餐不吃了。

一方面我很清楚我是在床上做噩夢。

另一方面，我却感到無名的恐怖。因爲「我」從瘋人院逃了出來，站在我的背後，要向我攻擊報復。我驚駭，全身癱瘓無力；我欲呼喊，喊不出。我感到火熱，汗水淹身。以後——

以後我便平靜下來了。

十分平靜。再也不想別的事。只想些既不恐怖，亦無歡樂可言的瑣事。就這樣過了一個下午。

房間裡只有我。我感到四肢肢酸無能。別的

！

你說我是甚麼我便是甚麼。不是狂人也好。是正常人也好。是正常人但故意做出不正常的舉動的人也好。甚麼罪名我都承認，甚麼罪名我都否認。我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不知道誰都不知道。

我——爲甚麼會在這兒？

我——爲甚麼會呼吸會想喊會寫？

我——爲甚麼會在這兒？

爲甚麼前幾千幾十個日子我會做我會做的事？——我？

鳥蝶蜜蜂飛蟻蠕蠕爲甚麼會飛？

我爲甚麼不能像世界上所有的人，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笑玩打球游泳聽音樂閒談看戲逛街？我爲甚麼要在這里沉沉的房裡，鎖着自己，寫下此片狂言。如果有神的話，神啊！妳是不公平的。

罵我呀！罵我自己無能。

罵我爲何會讓自己墮落到如此田地！是！都是我的錯，我一個人的錯。你們不要管我好了。我自知那是我弄出的錯差。是我錯錯錯錯錯錯錯！不該這麼做，

不該這麼做。

誰叫我要這麼做呢？給給給給給。我不知道，神也不知道，所以沒誰知道。

房間裡靜無聲息。他們都到餐廳去了。我不感到孤獨，我已孤獨慣，同伴不同伴沒甚麼差別。四週很平靜。現在是黃昏五時半，再過三刻鐘許多人都會到教堂去。男孩子不是去教堂祈禱，是去找女孩子。女孩子也不是去教堂祈禱，是去找男孩子。

我又寫了十分鐘的日記。這樣寫法可以寫得很多很多，寫完後是自己看，然後自己哭（我不哭），自己笑（我不笑），自己心裡頭感受（只感受在心裡頭）。

我覺得我是個出命者。我一直在

逃

（嘿嘿嘿！你是逃不了的

逃不了。嘿嘿嘿！）

他快追到了，逃。

他要追上了，快逃。

我一定逃得了。我一定逃得脫。他必定追不上我。還有多遠才能到達呀？

不逮了。就在前面嘛！

那，怎麼我看不見的？我——

難道這只是個夢幻？

哦！是個夢那就好了。那沒相干的。

死在夢裡是沒相干的。

（呵呵哈哈哈哈哈。）

不！他快追到了。快逃。
他快追 上 了。

懦夫！枉費你父母養育你的心血。
你怎麼只會逃。

站起來，給我站起來。

誰在追你？告訴我，那是誰？

站起來！把他打倒。

我命令你，

站——一起！

豈有此理，比禽獸都不如。

那是誰呀！怎麼你的步伐走得那麼匆忙？

哦！是個年輕人。你氣喘，

我看你已很疲倦了，進來歇會兒吧！

啊！原來你的膝蓋在流血，

還有你的腳趾，你的指甲——

可憐的年輕人，快進來歇歇吧！

我會好好的爲你照顧創傷的。

你可以信任我。我孤獨一身住在這林子裡已

四十多年了。

進來嘛！

我有些熱的食物。

我看你也餓了，先吃點熱粥充充飢。

我會一面爲你洗滌腳傷，

一面爲你預備些上路的食物。

——老媽媽，多謝您。我不能停留，我真得
不能停留。再見了。老媽媽。
(他從此消失於叢林間。)

只要我可以抒發心裡頭的感受，我便可以把
一切痛苦忘了。我要寫另一首詩。希望寫完後我
可以更好更平靜。只有平靜下來我才能很理智的
給芳寫封信……。

●兩個幼童

(一)

有兩個無名的幼童，

在沙灘上玩着沙。

幼童的左邊及前面是無邊的大海。

幼童的右邊及後面是無際的沙灘。

那兩個幼童便在如此一個地方玩着沙了。

男的把沙一小撮一小撮的堆起，

堆成一個沙堡。

女的在旁邊努力的幫忙，

也堆砌着同樣但小一點的沙堡。

男童幫他的同伴把沙堡的門弄好。

女童也幫她的同伴把沙堡的塔弄好。

幼童們是不說話的。

幼童們只充滿動作。

海面上吹拂着和和的暖風，

因此，女童閃亮的長髮飄散在風中。

沙灘上照耀着絢爛的午陽，

因此，男童的臉龐射發着寧靜與和平。

他和她很用心的

在沙灘上堆玩着細沙。

(二) 兩個幼童，兩個赤裸裸的幼童。

他們剛從沙灘回到林子裡。

他們的肌肉是雪白的，

帶有海風，及風中的氣味。

白中透紅的肌皮，

是太陽神留下來的影子。

兩個幼童沒穿鞋子，

因爲他們是赤裸的。

(三)

在樹林裡，藏有一個魔鬼。

那魔鬼在男童的耳邊偷偷的說了許多可怕的話。

話。

那魔鬼也在

女童耳邊說了更多同樣的話。

(四)

一個狂風怒雨的晚上，

兩個幼童本該抱在一塊，

在一個暖和的山洞裡睡覺的。

魔鬼的話在驅使。

兩個幼童同在山裡，感到陌生者的存在。

那女童，把同伴迫到洞口。

她在洞內優優的笑：

他在受苦了。

男童很氣。

他衝出洞口，永遠消失在風雨黑暗中。

(五)

男童先醒過來。

他見沙堡還好好的在沙灘上。

他的伴侶伏在他的裸背，

原來她熟睡了，

和風。微浪。海鷗。傲陽。……

風訊

□這期我們將幾位留學生的作品，結在一起作為一個專題刊出，在編輯室的一篇文章「關於留學生作品」裡，已作了說明，我們在這裡再將幾位作者的作品交代一次。

□柯彬的「蚱蜢舟」於去年曾在香港的「純文學月刊」刊出過，刊出時的標題是「千山萬山」，作者柯彬來信談到這篇文章時說：「『蚱蜢舟』在一九七一年七月版的純文學上發表時被改為『千山萬山』，印出來的也有許多和原文相去千里，或錯漏之處，我事先不知道（知道了一定要退稿），直到印出來才大吃一驚，很不甘願，立刻寫一封信到純文學……×××回信說……是因為……原因，並建議我把原文一字不動地在蕉風上發表一下，蕉風比較開放，他說純文學不會介意。」

□柯彬的另一篇「尺蠖、孛麻蝶及其他」同時刊出，讀者們對柯彬不會陌生，他的文字有一定的水準和格調，柯彬現在澳洲留學。

□在澳洲的另一位作者朱牛人，寄來一個長篇「幻」，全文三萬餘字，我們很想一次刊完，但弄來弄去，實在沒有辦法，只好分兩期刊出，這點，我們得向作者致歉，作者在給編輯室的一封信中寫了一段話：「我，一個大馬公民，因求學而到數千哩外的墨爾本來，我便得每日口操英語，目觸蚯蚓文字，一個作者希望能寫一篇好的文章的小說，環境給予他的比甚麼都重要。……在這兒，我受外國文學統治了十之八九，對大馬文學生疏得很（老實說有時我得先寫成英文，然後把文字翻譯中文）……」

□跟着，他有一個建議：「我佩服蕉風的精神，所以即使我還在異鄉我亦會支持蕉風的，我會想象到要是全馬的作家都能支持一個刊物（我並沒有指明那一個刊物），把精華都溶於一爐，出版一個出色特有的文藝刊物，那比分散力量出版的不知好多少倍？……」

□李蒼在出國前是本刊的編輯人，這次從海外寄來了「風中口占」，這篇詩和賴敬文的「破碎的藍玻璃」，都流露着作者的作為一個異鄉人的感情。

□四十年代作品與作家，我們約了黃潤岳寫許傑，許傑和黃先生有親戚關係，從黃先生的一篇文章中，還提到了王實味，我們本來要找王實味的那篇「野百合花」一起刊出，讓讀者看看這篇在延安鬧到天翻地覆的文字，可惜手邊沒有資料，如果有人能寄篇文字來，我們十分歡迎。

□蕉風文叢第四本書，完顏藉的「填鴨」已排好，正在校對中，月內可出版，我們謝謝讀者們對文叢的支持，預約文叢的訂戶，我們已將已出版的「閒思錄」和「點線隨筆」寄出，如仍未收到者，請來信通知。

□我們曾在風訊中透露過，說台灣有一家出版社與我們談過，要重印蕉風文叢之一的「尼金斯基日記」（陳瑞獻、郝小菲合譯），後來這家出版社一直沒和我們與譯者作進一步的聯絡。想不到事隔數月，台灣另一家書店（我們無法查悉這是否與我們談的那家出版社的同一機構）在沒有取得我們與譯者的同意下，擅自翻印了這本書，且在台灣大登廣告（將尼金斯基說成存在主義者，真是荒謬之至），只將譯者的姓名刪去了姓，而成爲「瑞獻、小菲合譯」。我們雖然樂意看到蕉風文叢的書受到重視和介紹給更多讀者，但實在不能原諒這種商人無行的翻印，現在我們將那本翻印書的廣告製電版刊出，讓讀者看看這是怎麼一件荒謬無行的事：

存在主義者尼金斯基日記

這是一部關於人類命運的稀有著作。尼氏從他良善的本性，超越的理想，深刻的感受，寫出他對宗教、藝術、愛與生命的看法。此書曾風靡一時，你讀此書，猶如飲深山的寒泉，有清新快樂的感受。

定價十八元 預約十五元（預約自即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



大林書店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一四三巷四十八號
郵政劃撥帳戶：193-00-000000
門市部：中國書城（成都路一號）

蕉風文叢訂購辦法

「尼金斯基日記」 (定價一元)

■叢書五本：歹 羊著：「點·線隨筆」(定價一元六角)

完顏藉著：「填鴨」(定價一元)

黃潤岳著：「閒思錄」(定價一元)

拉笛夫著：「湄公河」(定價一元)

■訂購辦法：

●預約者請填寫下列表格，在書名前()內用△號劃出預約書目，連同應付價格同值的郵票寄交：

蕉風文叢收：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文叢訂購優待單

訂購者姓名	(中文) (英文)
訂購者地址	(英文)
訂購書籍：	() 點·線隨筆 冊 () 填鴨 冊 () 閒思錄 冊 () 湄公河 冊 () 尼金斯基日記 冊 () 全輯 四冊
價格	上述叢書共_____冊 共計_____元_____角
備註	

蕉風文叢

●尼金斯基日記

這是一本天才的書，是一位蘇聯藝術家對人類說的話，充滿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和愛心，是一位藝術工作者的誠摯與純真的內心剖白。陳瑞獻和郝小菲合譯。(已出版，每本定價一元)

●歹 羊 的「點·線隨筆」

這是歹羊的第一本結集，是一個有斷臂的決心，有苦行者的堅忍的從藝者，治藝數十年的深邃心得與經驗，你還可以看出歹羊通過人像線描的獨特創造。(已出版，定價一元六角)

●完顏藉 的「填鴨」

這是完顏藉的第一本結集，是有見識有胆識有料的星馬現代文學的開拓者的心血結晶，你將讀到完顏藉精彩的文藝理論、書評、影評、散文、小說及隨筆。(排印中，定價一元)

●黃潤岳 的「閒思錄」

這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書，是一位嚴肅的教育工作者展露他心靈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筆觸寫人生，有開明的見解，有堅實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論。(已出版，定價一元)

●拉笛夫 的「湄公河」(Sungai Mekong)

這是馬來現代文壇的新聲音拉笛夫的第一本詩集，是拉笛夫在畫室中構想已久的一部著作，除了他的音色美妙的原作，你還可以品賞牧鈴奴和梅淑貞的譯筆。(排印中，定價一元)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 chao foon monthly

● 一九七二年十月號

蕉風月刊 ● 236